

史228.2

574.2

$\frac{3}{4}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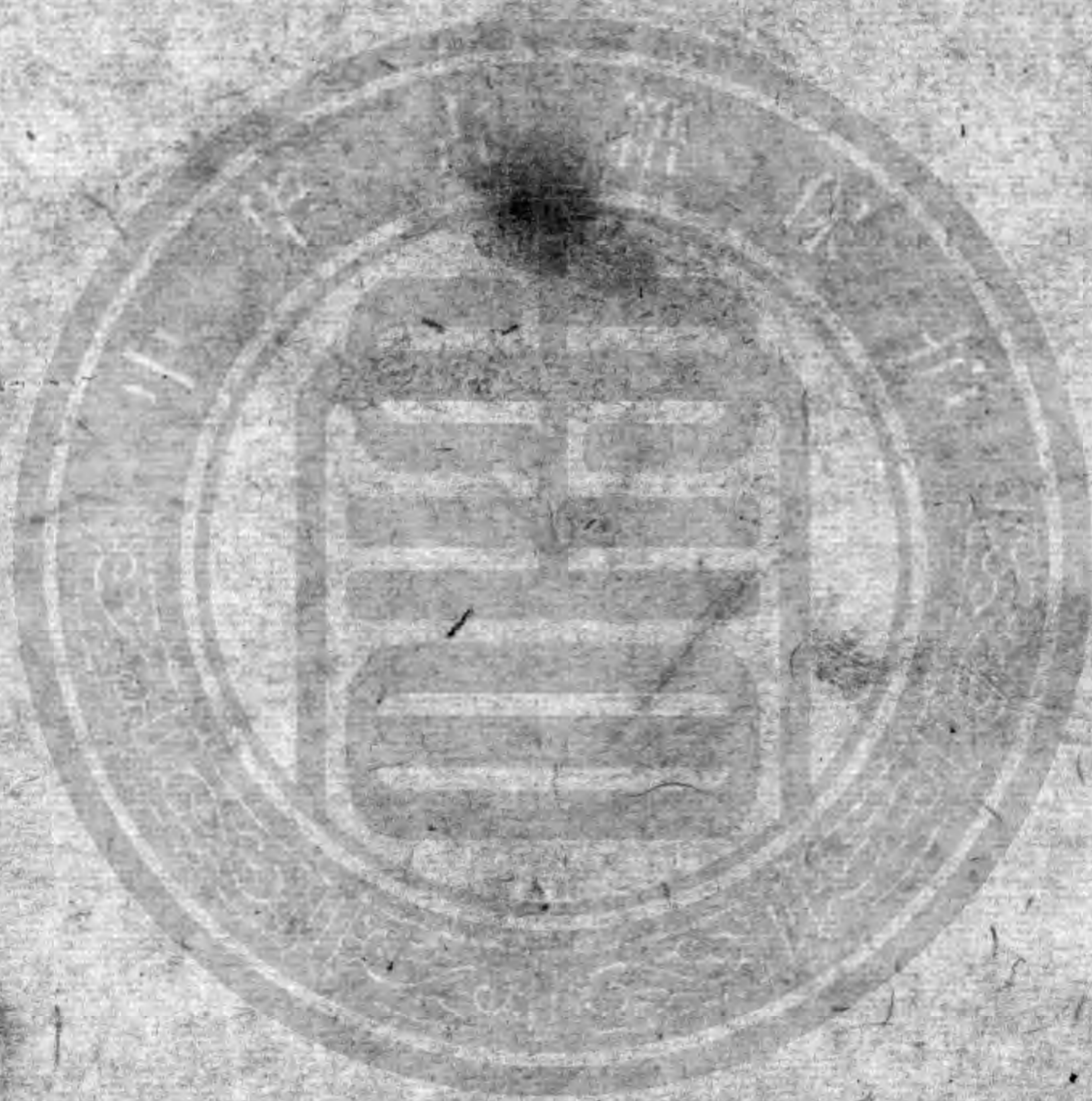
4379

:63

~~史222~~

~~574~~

~~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八

宋 李壽 撰

神宗

熙甯八年九月庚申朔命王安石兼監修國史檢正

中書刑房公事王震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南池州

司法參軍孫諤同修貢舉式八月二十三日詔陣傷

五十日內死者依陣亡例推恩前此以三十日為限又

有請限百日者至是依律著為諸路法

辛酉并令式及內諸司款式入一司敕令所都提

舉市易司乞借定州路安撫司封椿錢十萬緡糴穀從

之熙河路經略司言洮西山後羌謀因夏熟入寇蕃

官李奇崖等逆戰卻之仍獲首級詔李奇崖遷一資李

羅與內殿崇班請受餘遷資有差 詔內殿承制馮士安令尋醫初審官西院差士安監密州板橋鎮引見上察其病不任事故也

壬戌詔大名府定澶州各具馬二萬匹一等芻豆封樁大名府令司農寺澶州令都提舉市易司計置并限二年足 權羣牧判官韓宗師為蔡河撥發催綱升一任以侍父絳行乞罷職也

甲子中書言訪聞深祁永甯等州軍葫蘆滹沱沙河新河山水泛漲例皆衝決岸口所有合修完隄防及開濬淤澱欲令外都水監丞及水利司檢計施行仍先具功料及令轉運司勘會滄浸民田頃畝都數以聞從之此據會要增入七月并十四日又六月十九日當考 河北第十九將楊萬自陳討

蠻有功不賞樞密院請劾其罪上批特免

乙丑賜都大提舉教營陣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同提

舉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銀絹各一百

參議公事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王震管句國子監丞郭

逢原將官夏元象副將臧景部將以下至指使馬步諸

軍銀絹特支錢有差先是八月戊午大閱八軍陣於城

南荆家陂畢事拆營回軍故有是賜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西京

左藏庫副使王鑒言開封府界近京牧地及淤田甚多

廣種榆柳較之租佃有倍息從之仍令鑒同左藏庫副

使霍舜舉提舉 詔開封府界諸路將官於所部兵選

試弓手能射親及遠中深者各五人赴闕府界及五路

監司選試義勇保甲準此並給其路費 詔自今句當

御藥院使臣滿五周年與轉一官仍不隔磨勘

丙寅別試所言武舉進士宋昇等六人弓弩絕倫而策

義在下等未敢黜落詔候殿試武舉人弓馬引呈自是

弓弩絕倫者雖策義不合格皆以名聞著為法

馬監兵五千人其以二千人置廣固四指揮專隸修完

京城所於京城四隅置營三千增置開封府界保忠六

指揮於陳畱雍邱襄邑置營候修京城畢其新置保忠

指揮即行撥併仍隸步軍司非有宣命毋得差使

一月初御史蔡承禧言訪問近日朝旨欲修新城外議

喧傳以為日役萬兵財用所糜其數不少臣聞古者城

郭溝池以為固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城郭為固

則道德有不能設者矣此為中人之言而非為上主而

言也以陛下之德何啻金城湯池之固而乃過計以為

此外議紛紛臣所未喻兼外城自祖宗以來傳之至此

日月之久土脈堅緻亦完好何必高深樓櫓以擬邊

疆甘棠召伯之憩尚勿翦除祖宗規模尤宜謹於毀撤

臣度陛下不欲沮興事之臣且以俯從其議爾又聞招

廣固指揮今歲江淮大旱畿甸蝗蝻苗穀不登惟京師

軍倉麤可支行今又煩為招置虛糜廩粟兼纒一興功

百司須索動資應副此又糜耗不貲伏乞權且廢罷若

陛下以已行之命遽難追改則乞小為科例積漸增修

不必併工以成勞費

此據承禧奏附見八年兩河陝

西江南淮浙饑京東蝗然則承禧

所必是八年又詔司農寺於河東沿邊近邊州軍豐熟

處以三十萬緡計置糧草封椿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令程昉等相度置上下牘此月七日又六月十九日始開又此月五日

丁卯詔自明年春燕不用隊舞令宗室遙郡以上赴坐

戊辰以右武衛大將軍封州刺史仲來襲封魏國公仲來

誰子案宋史宗室傳載仲來漢恭憲王元佐庶長孫宗立子

庚午補南劍州將樂縣槍技手廖承禹為三班奉職充

福建路巡檢以承禹率弟姪捕斬賊吳笋等有功也

中書樞密院言渝州獠賊菊曩二木琴木斗等二十餘

族犯邊請降敕榜付熊本迺詔犯邊夷人能自歸免其

罪元謀人自相捕殺準此仍議推恩詔罷河北東路

增募崇武兵岷州置鑄錢監令知熙州高遵裕轉運副

使張穆之提舉以遵裕言威遠監所鑄折二錢用工少

而得利多今岷州鐵冶暴發若增置一監歲可得緡錢

四十萬故命置監焉仍遣左班殿直孟璋選秦鳳永興

兩路配軍充工役以五百人為額不足即選鄰路既而

遵裕言本路無坑冶工匠乞下商號州應副從之後賜

監名曰滔山坑冶工匠乃十一月十八日事罷三司

會計司從韓絳請也七年十月事今并書

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詔撰進詩義臣以當備聖覽

故一一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

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為是既承詔頒

行學者頗謂有所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才

而臣職董其事苟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依違所有

經局改定諸篇謹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

刪改并於新本略論所以當刪復之意如合聖旨乞降

指揮其詩序用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詔安石
并刪定升卿所解詩序以聞六月十七日當考升卿罷
安石又言伏奉手詔依違之罪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
既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說
有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此據安石
惠卿云臣亦當奪官蓋辨此也推恩在六月呂惠卿緣
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於是畱身白
上曰臣意安石在江甯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
必是陛下宣諭及嘗借臣奏對日錄觀之後頗開解忽
兩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中
等昔與臣同進呈安石以為忘之當時只進呈詩序今
但用舊義爾臣意以為未審遣升卿往訊之果然升卿

曰家兄與相公同改定進呈安石怒曰安石為文豈如
此賢兄亦不至如此此曾咬所為訓詁亦不識臣甚怪
之而未喻其怒之意此必為人所閒爾臣之弟兄於安
石陛下所諒臣所以事臣親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
欽服者安石一人而已臣之為官屬安石亦尊禮臣不
與他等至與之極口爭事未嘗怒也近議市易俵糶事
臣意以謂常平法行之方漸安帖又為此法呂嘉問必
不能辨所以往復與之問難以遲其事及將上陛下果
以為問臣不敢不言然安石未必怒此只是為人所閒
爾市易俵糶事在上曰練亨甫邪惠卿曰此亦其一固
有為之致力者上曰張諤邪惠卿曰非也嘉問諤不至
如此上曰亨甫何以至是惠卿曰亨甫數欲陛下召見

臣以其爲人好進太速嘗與鄧綰書言若使亨甫得見
卽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不知何爲遽能致此故臣不
敢言之朝其後綰薦之臣進呈但言其欲望見清光而
已臣平日薦人於陛下常淺言之陛下以聲身爲律度
輕重不繫人言豈敢溢辭薦人亨甫聞之怒臣不褒稱
也而臣弟在講筵陛下亦嘗問及亨甫臣弟言不知其
爲人大抵承禧所言皆亨甫教令之臣雖不肖麤知性
命之理安石雖不察臣臣終不與之較文章聲名臣尤
不以爲意且經義雖聖人有不能盡無不可以增損處
昨以安石旣去據理修定不敢少改不意其怒如此陛
下或有四方事臣願備使令上復畱惠卿曰卿且寬心
然議益不合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子至上前

進讀曰臣伏見王安石劄子奏乞詩序用呂升卿所解
詩義依舊本頒行其小有刪改卽依先得指揮奉聖旨
令安石并所解詩序刪定進呈安石稱於新本略論所
以當刪復之意不曾降出臣無由知其故至謂以雋所
進詩義則一一經其手而設官置局有所改定文辭義
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爲是旣承詔頒行學者
頗謂所改未安以爲陛下欲以經術造就人才而職任
其事苟在所見小有未盡義難依違臣於其說皆所未
論臣惟朝廷初置經局令臣與雋修撰而安石提舉詳
定皆自陛下發之非因建請也苟以爲舊義不刊則不
知設官置局欲令何爲宜有增損也則草創討論修飾
潤色自有次第而詩義臣等初奉德音以謂舊文頗約

新學不知今之修定宜稍加詳至其進論多涉規諫非
學者所務宜稍削去仍解其序即不曾令誰訓其辭誰
訓其義也故自置局以來先檢討官分定篇目大抵以
講義爲本其所刪潤具如聖旨草創既就臣即略爲論
次初解大序及二南凡五卷每數篇已即送安石詳定
一句一字如有未安必加點竄再令修改如安石意然
後繕寫安石親書臣名上進則雋所進義雖一一經安
石之手不知何以加此又修邶鄘衛以後數卷安石在
此閒或就局已經數覽洎去江甯又送詳定簽貼鑿書
其處非一自此以後臣以安石去局而義又加詳更不
欲輒改舊文只令解序自安石到京令檢討官以續所
撰義歷呈安石其餘臣於中書與安石面讀皆有修改

去處經局草卷宜尙有存檢討官僚今多在此皆可驗
問臣自少以來與安石遊凡有議論更相是正未嘗有
嫌矧於是時承詔論撰欲傳久遠如能修改使成全書
豈有彼此而安石又以相臣董其事意有未安雷加筆
削不爲稽緩而修寫進呈得旨刊布幾及千本刊印經義在六
九月十日忽見余中葉唐懿來謂臣安石怒經義局改其二
南舊義止令勿賣須得削去臣意中等聽之謬也再令
審之復如前說又令升卿往問輒復大怒其言如中等
所聞當初進二南義之時陛下特開便殿召延兩府安
石與臣對御更讀以至終篇陛下褒稱聖言可記安石
未毫何至廢忘而其言如此誰不駭聞然臣猶以謂安
石特發於一時之不思也今安石乃乞用舊本頒行若

以謂小有未盡當如先降指揮刪定有誰不欲致使依
違若以謂皆不可取也則以安石之才於置局之日國
風以前看詳修改有至於數過者苟其文至於皆不可
取則曷為不見而今日獨賴何人發明而後見之也臣
於安石之學素所諳識凡讀文字臣以為是安石是之
不然安石所否安石學雖日益去春今秋不應頓異而
以為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才不得不爾則前日之所
是今日為未定今日之所是他日豈可定哉安石當國
以經術自任意欲去取誰敢爭之然臣反覆求其所以
然之故而莫之喻也上曰安石無他意經義只為三二
十處訓詁未安今更不動序只用舊義亦無害惠卿曰
安石欲并序刪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

轉官受賜於理何安臣亦當奪官上曰豈有此理惠卿
曰然縱朝廷不奪臣官臣何面目安石必言垂示萬世
恐誤學者洪範義凡有數本易義亦然後有與臣商量
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賣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條例
司前後奏請均輸農田常平等敕無不經臣手者何至
今日遽不可用反以送練亨甫臣雖不肖豈至不如亨
甫上曰卿不須去位惠卿曰臣豈可以居此已上並據
增入蔡承禧劾升卿奏不可考惠卿別有日錄載此段尤
詳要不一家傳所載更不別出陳確答劉義仲書云呂
太尉日錄未之見但於宛邱奏議中見其進日錄劄子
爾蓋自其與荆舒反目以後既進二手簡又進日錄劄子
卷四卷之其與荆舒反目以後既進二手簡又進日錄劄子
當時荆舒毀對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舒由是重
得罪矣鍾山所著八卷復見於四卷而舒由是重
卷帙多寡雖則不同而得伸其效所懷則無異也
其忠者得伸則前自明其聖者得伸則四卷所載可未讀而盡
行於世取而觀之效驗彼此則四卷所載可未讀而盡

得其意矣欽權書當考惠
卿宛邱奏議亦未見
詔文武官授差遣不得與五

服內許相容隱親屬為代初武官有是法至是并文官
行之

壬申詔河北州軍城櫓未興工者權罷據所用樓櫓具
材木限三年畢儲之以待緩急仍先具公費以聞 又

詔江南西路轉運司訪作陂匠人優給路費仍與大將
驛料赴司農寺 環慶鈐轄梁宗吉進所造戰車此據

上批付韓縝等會要今月六日得卿等繳奏北人來牒尙
嵐軍地分見守把界壕非元初分立界至處所詳料北

敵之意必以卿等累督其先開立蘆茅山以西壕堦疑
已尙有準擬分畫之地謂我舍而不洩幸而議不及之

急欲承就了當故復反覆侵貪不肯休已敵情若此苟

不以堅緩持之不惟草城川地決不可與深恐浸淫滋

長邀求大事遂致爭競難保盟約卿等宜示以持久不

易之意庶幾貪或能阻止昨降指揮令卿等暫般挈

家屬在彼可速依準庶北人伺知信我不憚持久前日

降出雄州繳奏北界涿州來牒一道稱準樞密院劄子

據山西都部轄司申近巡歷緣山口鋪有雙井地蔡家

口南人阻當北界人旅過往等事已降付樞密院訖看
詳上件北牒乃是昨據邊報北廷差官特來按視欲有
爭理疆事今之來牒乃開端耳已後次第必須相繼迤
邐漸漸加緊理會故今應接之始不可不謹卿可於本
房取索子細看詳照對前後文字與樞臣面議審擬一
回牒進呈此據兩朝誓書冊內九月十三日申時御批

實錄台通監長編 卷一百六十八 八年或九年因八年七月

二十八日有雙井事附此八年九月十五日續乞奏事或此
亦恐此時韓縝未必在京六月十五日并續乞奏事或此
時已入京亦不可知也六月十一日又并續乞奏事或此
日并合考詳韓縝除都丞在八月十二日又十一月十九日
日此九月十三日未必在樞密房更加檢詳乃可
癸酉司農寺言坊場河渡等舊止以酬牙前自募役法
行在公之人穴占浮費十去八九可前裁損尤多不惟
革除重難破產之害且舊令圓融科配陪費之物因此
並徙官給則坊場等錢自合一歸官府以補所費兼諸
路有以軍員兵士等代役人者軍人闕則須雇人官司
多不知此以為減得役人遂欲裁減役錢元額宜有約
束迺詔買撲坊場等錢并別椿管許酬新法以前牙前
及依條支賞并依常平法給散外不得他用違者徒二
年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其以軍人代役人者令許所代

役人合給工食及支酬等錢亦別行椿管其坊場錢令
司農寺下諸路歲發百萬緡於市易務封記仍許變易
物貨至京本月志同三年十一月七日始買坊場判大名府文彥博言大
河衍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
至四千六百乞蠲被水民戶租稅從之仍詔都水監勘
會官司不申奏因依以聞既而本監言惟濱州薄有水
患不多已奏外餘皆無之既而本監言據朱本增入新
情故不當削云正月
五日中書云云可考

甲戌詔故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子西頭供奉官琦
就移在京差遣自今應閣門使以上死十年內許本家
乞親弟姪子孫一人差遣立法自守約始又詔忻代
州諸寨以禁軍代廂軍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言極邊

廂軍多作過故也 秦鳳等路提舉營田鄭民憲言熙
州倉草場李士良經畫通遠軍營田乞計租課募人請
佃從之仍令民憲提舉士良管句 是日蠻賊七百餘
人寇古萬峒據十一月十一日奏
乙亥詔置太廟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七祠位版從太
常寺請也

丙子詔諸路教閱保甲並隸尙書兵部增同判官一員
主簿二員句當公事官十員句當分州軍出入提舉舊
州軍提舉官並罷以兵部書令史王運言保甲乃民兵
不當隸司農寺也 詔給韓琦再任相州支賜付其家
丁丑江南東路轉運司乞米三五萬石賑濟饑民詔准
南東西兩浙江南東路共更留上供米十五萬石賜災

傷州軍

戊寅內藏庫言饒池江州監自熙甯六年增鑄額錢多
借給諸司歲輸不及額乞不許諸司借支逐州豫具所
鑄數關報從之

辛巳命司農寺主簿王古鞫前秀州通判張若濟贓罪
以聞御史中丞鄧綰言若濟先知華亭縣參知政事呂
惠卿及其諸弟與之密熟託若濟使縣吏王利用借富
民朱庠等六家錢四千餘緡於部內置田利用管句催
收租課等事乞施行故有是命始若濟去華亭大理寺
丞上官汲爲代若濟受民吳湘等銀九百餘兩後以兩
浙轉運副使王庭老等薦通判秀州若濟疑汲在華亭
發其姦收付獄汲止坐違法差人衝替汲妻高氏詣登

聞以訴會提點刑獄盧秉亦按若濟賊試將作監主簿
鄭膺者惠卿舅也若濟資膺錢五萬人京請求又陰使
人竊舊案牘焚之匿其枉法罪止坐受所監臨追三官
勒停送衡州編管汲訟不已於是縮受其言因劾惠卿
與若濟交結狀縮借若濟事以攻惠卿蓋王雱意也
六日惠卿自辨司農寺言州縣官戶多處例減免役錢則人
戶出錢偏重不為之節制則人戶經久不易今方造簿
欲詔諸縣產錢十分官戶占及一分以上官戶止減役
錢一分所免須多毋過二十千兩州兩縣以上有產者
亦通計從之八月七日墨本已書此今又因司農建請重出不妨兩存八月丙申當考上
批勘會今歲賣度僧牒數進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
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死及事故八萬六千餘人

自熙甯初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死及事故六萬
一百餘人今歲正月止九月給五千二百八十一道
癸未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提點京東路刑獄安燾檢
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燾過闕賜對上悅其言因畱不行
池州司法參軍孫諤中書吏房習學公事初一日同修貢舉式
八月二十三日可考知司農寺丞莊公岳言祥符縣欠青苗緩
急等錢甚多其知縣李孝純乞先次差替從之青苗緩急錢是
何等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畱等八縣鹼池可
引黃汴河水淤漑詔都大提舉淤田司相度以聞其後
淤田司言此地當興工役引水淤之乃詔次年差夫
中書言杭州助教孫麟乞借市易務錢五七萬緡買紬
絹比杭州給錢民間預買可增十萬餘匹詔給末鹽鈔

續通志卷一百六十一

四萬緡錢三萬緡爲本仍以將作監主簿梅宰同買
甲申召輔臣觀稻於後苑 詔皇城副使河北第二十
二副將孫貴降一官以選將下兵不精也 中書言已
廢河南北兩監牧司河北十一監河東太原監京東東
平監其廢監錢物等除給都提舉市易司茶本外令三
司歲具合應副熙河路年計錢數申中書取旨支撥從
之廢東平監在七年二月四日廢太
原等監在今年閏四月十六日
乙酉呂惠卿言臣以謁告家居宰臣王安石遣堂吏齎
御史中丞鄧綰章示臣言臣丁憂日與張若濟交結貪
濁事已得旨送王古根究詣實聞奏臣今具綰條列所
言事乞賜看詳事在外者令所差官依已得指揮根究
在內者令中書下所司各依臣所奏具因依開排月日

進呈免使臣久遭誣罔及乞下綰令具所借錢年月及
交結密熟因依仍案臣在兩浙州縣年月一處照會即
誣罔自見詔徐禧馮宗道同王古根究以聞初惠卿既
進劄子與安石辨改經義事乞去位因出前後與安石
議論不合者如兩浙提舉官王子京與其弟知蘇州吳
縣事子韶於秀州買板葬父虧價轉運使王庭老張靚
奏劾之法寺斷子韶杖六十私罪刑房稱庭老靚奏劾
違法安石令子韶依斷而除落子京不覺察罪將上乞
取勘庭老靚惠卿以謂子韶依斷太輕子京以兄弟同
謀葬父豈得坐不覺察轉運司當奏劾無可取勘之理
安石欲添鹽鈔而廢交子罷河北運米而行市易俵放
之法惠卿皆以爲非便罷交子在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罷運米則此八年六月十八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八 三

可且曰陛下置兩府大臣今吳充雖與之小異特自固
之計耳王珪絕好人王韶又如此臣若不與較則天下
事誰當辨之檢正堂後官作文字皆不與臣議臣嘗召
張安國來論之以人主以天下事付中書中書以付五
房人主豈能盡看文字罪無輕重但憑中書而已如王
子京事改換情節豈得為便若將上上必罪檢正官不
欲與相公失歡故未敢爾安石居常實不如此惟自復
來議論不合又多不直臣不以告恐涉朋黨故略陳其
愚可以知臣不敢苟於陛下之職事而臣於其官蓋有
不得其守者也上又曰經義事必無他卿不須去位惠
卿曰臣本無涉世之意遭遇陛下聖明欲立功業誠欲
自竭俟法度齊整而陛下下一日赫然有四方之志使安

石居中而臣在外粗能有成乃乞就閑今此已矣可小
事不可大事願陛下毋用兵安石常言用兵須嚴名分
使雖有志者不敢出諸口則事歸一安石之意不徒為
軍為國亦欲如此天下即是敵人雖能禁近者言其如
天下何至於謝景溫景溫發運在五月十八日戊寅不
肯作發運使而與在京差遣盧秉負罪至多而除發運
使乘除發運在王子京有罪未斷而除淮南提舉官京
淮南提舉在八月十日邾宣言水利無狀臣力乞罷去而
今復召之義倉不可置而欲置常平法不可改而欲改
太學上舍生方通方通興化人大觀元年閏
稱其文字而顧襄顧襄開封人坐于軫責安石固嘗
乃始問臣與通何親而恩例至今不行選人除常平官

者例皆改官為提舉惟曾旼獨存管句之名又不改官
正以臣故爾上曰聞升卿求安石進用以謂有復相之
功惠卿曰升卿剛介自守理必無之可質諸神明且陛
下擢在經筵尚可進用縱使好利豈至如此上曰此乃
他人言之非安石也惠卿曰安石每與陛下說開闔通
塞以為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慮者開
羣枉之門安石卻會不得此事致來人語言自古只有
人主堂陛隔絕人情難通即聽讒納譖安石尚聽讒納
譖每日只被呂嘉問練亨甫幾箇團合了練亨甫東面
一向守卻王雱呂嘉問才不去便守卻安石其餘人更
下語言不得昨安石初到臣請去位陛下以為安石莫
疑否臣猶以為不然及臣再求去位陛下云安石莫不

忘卿否臣再三以為無此今觀安石如此方知聖意無
所不通卻是臣弟兄純不思至此也前後見陛下十分
須畱一二分不盡臣數以為言必是陛下別有見得處
遂乞在告上曰卿實有病否惠卿曰實有病上令以狀
送中書惠卿既在告繼下鄧綰章不旬日惠卿罷政
在告緣與王安石爭改經義事乞去位未許因歷陳
石之短乞在告上乃許之實錄並載修入
卿自辨析後自豈知如此下又取惠卿錄所載也
凡二日錄八月十六日此可見小刑房具到兩司轉
又日錄八月十六日此可見小刑房具到兩司轉
量王日錄八月十六日此可見小刑房具到兩司轉
量余日錄八月十六日此可見小刑房具到兩司轉
恕之板甯豈可無節出案內事此即見轉運司不體
人買板甯豈可無節出案內事此即見轉運司不體
又自熙甯六年正月九日覆縣主無在知
看守四人處取來直至七年八月下縣主無在知
直守四人處取來直至七年八月下縣主無在知
行人並作十貫行縣人論乞定奪本縣買板知州
中行三人並作十貫行縣人論乞定奪本縣買板知州
中行三人並作十貫行縣人論乞定奪本縣買板知州

改六元上王優苗手不當司子曰曰說高石干韶司日事縣理
常日知日珪饒庫力得之不韶固子與郵昨他自嫌見道行斷
熟除縣子日差子自石辭合誠不韶人縣來別是子王鬧八稱
九湖在韶且遣豈是日但體可曾之道不子人批韶安可為此
年南熙此令到須四無子量罪要言我知韶甚出所石知嫌板
七運甯事分了一貫假韶子子衝固希希為事來以安元州只
月判三誠析不一文不為韶京替不執阿不大外如石條中直
二十年是上合有雇得知崑不王足政誰葬凡持此果既下十
十月四不日差條自差縣山知子信如指父心守不言許縣五
二六月得好廳不然廳卻縣運京前此如被有正知張體收貫
日日二石余子得不子差事司只見不此張商疑名條等即所
乃又十日然差合余手乞不是呂足張商疑名條等即所
除責二已本買方差日下衝合言惠信靚亦言不懷時安聞大直
永知日該房板是假廳廳替不不卿上亦言不懷時安聞大直
興高其赦稱事違如子子不取當案勘衝恐曉罷其姦子與不價推
等郵五按王卻條差自充當余看轉替無事湖正之韶臣可錢院
路後年王子韶子日書三苗日石運王是底南臣實則同知即方
提改八子韶合京庫手貫庫誠又司子事人運因罷甚在之當勘
舉宜月韶取不子充文子有言上京安豈判問臺嫌條理時稱
折興二責取不子充文子有言上京安豈判問臺嫌條理時稱
納又十上旨知是青雇誠過運日余石肯知安官子例前此本

並不體知當六年正月或初九日下縣買安板石何御州
並是丞與理正出不不安做取添庭後合察正說初進熟體不
不王買案未官頭實敢石文勒支老官人罪月與斷呈不量知
聲子板內當是引處與曾字臣不體去陪己買堂子前知當六
說京元爭故他之稱他見本以知量他錢是板後韶後何是年
又雖不節不須類買議案房為受他處如情次官依與故常正
稱無曾不許閉即板將來做不底不說此理年王斷安恐州月
無陪指同將門不頭上否到當人當什依輕十子王石是或初
不錢說如下閉欲引除安狀取苦須麼斷卻一京子所傳是九
得三王秀來戶盡是臣石將勸自要安莫令月弟京爭誤蘇日
差十子州是便說子道言上陸總將石輕除行兄今事更州下
廳貫京前他喚陛韶理已臣下會上更否落人商大目須也縣
子事緣後又道下一不見讀頗他取不莫又猶量理余考王買
充狀所行令臣必面是臣見助不勸尚將子理買寺日詳安板
青緣稱人本趨須指處道與臣得叫量聚韶會板更只又石是
苗累王等房逼罪揮即見案說比這遂廳託陪葬不如日御何
條次著狀做他檢據對來內遂至漢大處官錢父收王錄稱州
貫估作並自然正案陛便事得將一怒商員卻自不子九崑縣
屬作王只劄陛官卻下得節旨上年言量下只熙覺京月山既
子三提稱子下既是開見不令安閑張不縣收甯察事十不委
手十舉王依以罪子陳他同本石住靚知買不六罪伊六稱浙
力貫便太前其檢京其怒問房乞卻王堂物覺年臣元日常漕

詔前所亦知縣屬蘇州安石稱崑山與本傳稱宜興日常熟
並罷九十年須考詳九日月責二卿別遣周王輔古稱宜興
差李竦家傳又呂嘉問等十卿年別遣周王輔古稱宜興
乃決而嘗託華亭於縣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在兩浙嘗託華亭於縣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富民朱庠等家華亭於縣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因緣憑藉請家華亭於縣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書遣使考堂吏以章示惠卿事上猶旨貫遺詔王買田部
遣使考堂吏以章示惠卿事上猶旨貫遺詔王買田部
示條上不較縮言信誕者乞之惠直於義非未卿復諸實舅
且馮宗道等言實誕者乞之惠直於義非未卿復諸實舅
侍馮宗道等言實誕者乞之惠直於義非未卿復諸實舅
寺句當官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降詔封無示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有窮無示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者窮無示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而惠窮無示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責降惠窮無示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溫降惠窮無示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卿降惠窮無示承禱章是既而御史中蔡承以論古部內錄及事
欲害溫卿喪歸於泉州初買田質於明當路無之乞承賜之
有旨溫卿喪歸於泉州初買田質於明當路無之乞承賜之
有旨溫卿喪歸於泉州初買田質於明當路無之乞承賜之

究州放之亦臣安與庭語罪狀檢無如石他鄉便該手父合雇
見子他計得前石轉老問豈將正可實莫他書可赦催母差錢
子詔使豈然已與官何臣至上官矜有相又手比衝免卻之既
詔寄性敢陛曾賢遂故王如前疏之可公怒豈差替役稱入不
寄居氣違下面在商升庭此後臣情怒未王得廳體錢係豈同
居外更他置論置量一老是他狀字張節案遂事充獨支居一
處縣有王許是制為任何他故卻說又靚即節勸一庫無青兄一
事託甚珪多他司轉王故升一得說王取子令般不體不無條人
乃知人又大平時官珪言一向一庭勘細且方不體不無條人
詳州奈絕臣常嫌是當在怒般不若無節節將為察緣察覺指
盡買何好哭不王他當在怒般不若無節節將為察緣察覺指
差板案人充曾子又時臣不若是無節節將為察緣察覺指
廳但此王雖見詔疑不高解是只可其出上例廳不書察揮不
子不則詔與他故外是聲待元一怒數案更臣子合手罪又合
充知前又他如張面官問漏初向之段內商略說受弓覓只共受
庫復稱如小此希煞家王院見游理以要議臣指其手人有不
子是本此異臣望有道珪說得辭安見節子相遂一於催戶不
等何縣臣只此事此論要公忽可別卻京公說兩不覺役苗錢
卻縣乃更是事此論要公忽可別卻京公說兩不覺役苗錢
是耳屬饒白不體道移問然勘做送子看與事覺役苗錢
子須秀過固爭量是甯王耳情一令詔過安與察錢錢弓葬不

究到事狀已是一事既而中書降敕不用御批之語猶以
論謂惠卿無名而並坐承禧再言之章於前日導證佐
使御批翻異無罪而輔意指不後乞罷遣周輔更置大吏與
與右信臣取根究以爲出勅差誤罰檢正官等而加遣
遣而朝廷不始以爲至是歲餘逮繫千人而周輔與
李竦參治之無所不至卒不能以嘉問讒構等語餘悉
錄詆安石尤力今特出練亨甫呂嘉問讒構等語餘悉
因家傳其臧力今特出練亨甫呂嘉問讒構等語餘悉
否自可見也 詔司農寺歲支坊場錢三十萬緡都提
舉市易司歲支息錢二十萬緡賞內藏庫具元年以來
諸司直借錢物數以聞故也 詔進士江汝猷王方穀
各決杖二十汝猷橫州編管大理評事宋保國降散官
黃州安置試將作監主簿黃叔靖追官舒州編管進士
宋昌年殿三舉右軍巡使郭峻令御史蔡承禧劾罪以
聞初以練亨甫范鏗彭汝礪爲別試所考試官亨甫待

士人不以禮及引試第二場故事雨甚則罷試是日大
雨而不罷眾益怒聲言試院火眾皆驚起有不逞者相
率索亨甫欲毆之亨甫避匿復棚上得免眾大詬而退
既而試院方出榜別日引試榜語復有涉侵侮者眾取
榜毀之而毆守榜軍士試院以事聞詔開封府捕爲首
者汝猷等見執辭服相推爲首從然無證左人皆疑其
冤獄成而勘官郭峻不肯簽書知府陳繹判官吳幾復
獨以具獄上汝猷方穀皆衣冠家子特不用蔭杖之峻
會赦猶差替

丁亥司農寺請依閣常潤及蘇州常熟縣民所欠熙甯
六年常平錢穀候至來年夏料催納令本路募民充役
許以工直折除從之并詔淮南江南東路累年災傷州
賣資台通監長編

縣準此

戊子上批付韓縝等今月十四日據走馬承受奏於今
月十日有燕復等引領北人來鴻和爾大山第四鋪開
立壕墩次卻有弓箭手三百餘人執持弓箭棒杖趕打
北人及貼黃稱地界司見句將官馮勝下防拓兵級欲
要處置等事勘會除古長城內有起遣著人戶朝廷已
令標撥與地土外未知因何又起遣著若干人數可疾
速分析聞奏其弓箭手爭鬧事仍須婉順開論不得麤
率妄有處置此據兩朝誓書冊內九月二十九日御批付韓縝等今附此要考燕復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九

神宗

宋 李燾 撰

熙甯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命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
旨曾孝寬往河東分畫地界所計議公事時李評言義
興治和爾郭舒克悅大石四寨堡鋪分界與韓縝所上
畫圖不同故遣孝寬往審問孝寬請差官案視改正而
歸仍詔孝寬有申陳事具奏從入內侍省進入及孝
寬以圖籍案視而並邊未嘗侵北境乃奏曰國家所以
待敵人者恩與信也恩不可縱信不可失苟細事不較
則將有大於此者矣宜如故便此據孝寬傳傳又云敵
聽何命也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令二府共議分畫而十
二月六日已聽韓縝等歸竟不知此四寨堡鋪孰同孰

異大抵國史載分畫事殊不了當別考詳七月
十六日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並合參考
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

轉運副使升卿初為御史所攻王安石雖數為解釋然

其實不樂升卿升卿復於上前訐安石之短上既決意

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升卿於上前訐安石之短據

日罷國子十蔡承禧言臣自五月中累具劄子言呂升

卿恣橫不法處事乖謬憑藉勢要朋黨立私三四月間

纔罷國子監一差遣而使之修一司一務勅又使之知

禮院又謬進經義以冒恩賞職名今訪聞又以升卿為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無狀如此言之未已翻有進陞職

司之任吏民之命苟容非才則一方受弊況南方今歲

災旱米直翔踴遠民尤欲更事之官以宣上意綏撫今

此輕授中書顯相顏面依違其蔽姦惡不行臣言欲乞

追寢成命褫去職名別與行遣又言朝廷比置權發遣

之名蓋以本資序未有人才遂於小官拔擢有才之人

以居此任今升卿自縣尉為東京察訪則作役法不能

成就為淮東運判不久則冒法過潤州葬妻為崇政說

書則經藝不勝其謬第能任險愎以害人作姦言以罔

上臣兼訪聞升卿所言至於庸常人之所不為或云見

僧人言我父未出惡道遂斂錢作大會臣度其本實無

此蓋已斂眾人之財恐其事露遂作為此言以冀哀於

時或云我之所言不誣有母六十歲足以為咒臣度其

本亦非然蓋陰中良善而欲為此語以取信於眾為欺

天罔上之語言有毀父咒母之罪惡此市井無知之不

賈資台通鑑卷一百六十九

忍而升卿優為之臣今攷其資序乃初任知縣若與之一邑必非愛人奉法之吏今若付之一路殊非為官擇

人之意又況所言如此伏乞屏歸田里以究風教

附此十二月三日升卿乃以轉運判官責監酒稅兩章

農寺言開封府祥符縣賒貸梗米不如法詔元給并當

任失催官並衝替劾罪以聞 詔以青唐蕃部並蕃兵

隸岷州從洮東安撫司請也 賜河東分畫地界所役

兵特支錢有差

庚寅開封府推官度支郎中毛維瞻提舉洞霄宮維瞻

上殿劄子誤用字及不如式也 詔濮安懿王第三女

長樂郡主自改封日增請給舊制宗室女適人遷至郡

縣主兩經大禮乃增給此以特恩也 又詔河北馬軍

關馬其令射弓一石者先給馬不及一石令改習弩或

槍刃 賜權知開封府界司錄朱炎錢百千以相度免

行錢特賞之 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

呂惠卿姦邪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其憤頃在延和面陳

其事以為不可置之左右尋蒙勅差監試臣以措置試

院若少不經心恐有敗事不暇外慮今考試始畢遂得

奏陳臣聞參宰之任職於輔弼人主以道揆天下萬事

得其理則國家安而賢者進即為至道之朝萬事失其

序則朝廷危而不肖進即為非道之世況朝有作福作

威玩法之臣者乎況陛下之超然遠覽高視此理不待

臣言而後明也然臣之區區職在於辨邪正審賢不肖

姦臣在朝臣安得燕燕朝夕之間而不為天下言乎臣

請陳惠卿姦狀之尤著者臣前論升卿疏中備言惠卿之惡頃杭州監稅劉載作司農丞升卿使京東載嘗簽其役法之不善者而載往京東體量災傷以承例用關子散饑貧斛斛自是州縣不奉其法止約百姓卻以不合散關子罪載自密院檢詳官謫之監稅又司農勾當公事時孝孫孫鼇抃皆指京東役法之不善託以司農員冗減二員勾當公事遂斥孝孫鼇抃後來不久惠卿復增置司農勾當公事員額當其減員乃惠卿力行私忿及其增也又何謂哉此惠卿之罔上反覆顛倒任意自專也三司雜納庫自祖宗以來創置本無不善惠卿以王白充檢正官其父頤監此庫不樂其職請求惠卿遂以頤知管城畿縣而廢此一庫後來朝廷以雜納無

之不可遂再行創置其王頤敗壞管城一邑之事彊橫縱恣上所知也夫爲一人而卽以官局擅廢更置此惠卿之弄權自恣也訪聞惠卿妻弟方希覺初實未有考第選人囑請湖南察訪章惇辟爲勾當公事是時邵州進士李銳深入溪洞招到蠻酋田元猛章惇意在詔附成就希覺恩澤遂以李銳招元猛之功爲方希覺之功而轉奉禮郎其李銳幾不霑賞比及銳日夕稱訴懼此事發覺力相蔽護始以銳爲一簿尉此惠卿之朋比竊弄國賞也惠卿之舅監簿鄭膺始寄居秀州華亭縣以惠卿之故一路監司如王庭老之輩皆卑下之而招弄權勢不復可數至奪鹽亭戶百姓之地以爲田而提刑盧秉挫其所爲仍發覺惠卿黨人張若濟姦贓公事遂

急移秉淮東以張靚充兩浙路轉運靚遂陰求秉罪無
有卽將秉所行鹽法虧壞欲成其過而大失遞年課額
惠卿旣喜靚卽以妹妻其弟規此惠卿之朋比專權壞
失國家源利也朱温其爲大理少卿惠卿之妻弟方希
益充詳斷失入死罪乃倚勢妄稱温其指揮以脫已罪
又以惠卿之勢逮引同官以爲證其斷官李昭遠與惠
卿鄉人惠卿與温卿升卿同坐與食以語罵昭遠富貴
爵祿盡由我家你卻不證方希益昭遠稱無此不敢虛
引自後不復與見日求其過此惠卿欺國蔽親鬻權也
朱温其殊無纖過又諷府司錄朱炎令勘入朱温其之
罪無得遂更不分首從各罰銅十斤而乃陰除方希益
衝替之罪此惠卿侮文罔上壞陛下憲法也太學考諸

州教授方通乃其妻親詞藝平常惠卿不復計其可否
卽令升卿勢脅李定之輩考爲上等以誤朝廷與之教
授此惠卿之自專以崇親黨也朝廷已定之法多所改
更不循義理惟循己之一時喜怒如怒鄧綰卽令張琥
同提舉臺官又令一司一務敕於外州定奪聞奏之類
皆不可以詰計此惠卿之專已自用不顧朝廷也弟和
卿都無善狀纔爲陽曲尉卽諷章惇舉爲軍器監丞其
舉辭云風力精強所至必治罔上如此又遷京官夫軍
器監丞旣爲要任當亦選其人而乃以小子妄廁其間
眾官擘畫有可取者則欺罔以爲已出至於措置乖方
則歸之眾人眾皆畏禍不敢與之較此惠卿之挾邪私
親也惠卿丁憂之日於兩浙威使州縣語其親黨言其

將爲宰相與知華亭縣張若濟曲相附會脅借民財其數不少以置田畝鄧綰旣言其姦賊朝廷已差官體量則惠卿自是罪人當闔門待罪訪聞乃乞勘御史中丞又自乞令以事屬張諤徐禧此惠卿之強橫無上也身爲都檢正受張若濟請求訪聞遂將張若濟枉法重罪論勘斷官吏一切出除止奪三官編管此又惠卿之竊弄威權出入刑名以壞陛下之法也惠卿身爲大臣固當守公以奉陛下之法其弟諒卿以無考第請監金耀門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內銓供腳色以爲於條可得卽出勅以授旣而王安石點檢遂作諒卿自陳連累流內銓官吏上簿惠卿安然無愧此又見惠卿之怙強自恣以私其親也惠卿之父死於懷州條制大卿監死無

依倚者乃得恩澤惠卿令其家陳請異姓越在法制之外此惠卿之貪以害法也朝廷提倉之官所繫不輕一路承稟按察與監司無異當用天下有吏幹之人惠卿不以私故則以私親妻弟方沃庸謬嘗往河北點檢軍器郡守有陳其不善者此眾所聞而陛下之所知也乃以爲河北提舉又令沃弟方澤爲江西提舉惠卿曾判司農豈不知江西役法已成別無可更爲其惡江西轉運李之純蘇洵曾陳簿法不便意欲移去卻令妻黨作監司摭摭其罪又如張覲之比欲壞陛下成法以成就其親且方澤仍是違礙選人自條例司薦爲提舉乃一二年此惠卿之欺國家私親黨也會叟小子能事惠卿之家兵卒孩稚能諂媚惠卿遂薦爲侍從陛下之明以

爲不可矣又特薦之今爲常平提舉此又惠卿之不顧
義理姑欲以陛下差遣立私恩以快己一日之志也陛
下令撰經義惠卿豈不知其弟升卿之不才不可以當
此苟欲其弟夤緣以得美官卽令撰進其文之紕繆不
可以言臣有別疏論列此惠卿之欺陛下而以爵祿私
其弟也臣旣言之而惠卿百端排毀作爲巧言以罔聖
聽此又惠卿兄弟不顧義理之至甚也身爲大臣當秉
身就義使天下莫得以言旣恣睢不軌以致言事者上
言而詬誅亡節則必躬攜文字詐爲涕泣懇陳不可謬
爲恐懼以欺上聰退則張目大言當拔擢某人當削除
某人以威天下此又惠卿言動之間必欺陛下也王韶
本與惠卿同年登科不爲惠卿便佞而夙負學行又以

功業爲陛下擢爲執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家乃問其
挽強幾何射之能否意以兵卒待之此惠卿之恣縱凌
忽同列也惠卿作兩浙水利攻剽之法僞爲溫卿之
名投進又作造簿手實之法爲和卿之名投進不度天
下之可否姑欲以此欺陛下而進其子弟此惠卿之姦
邪欺蔽也頃者沈括白兩浙察訪回其所措置少異其
說則惠卿沮難誣毀力欲黜除賴陛下之聖明辨直而
今括又爲兩浙察訪恐發其在兩浙姦賄之狀遂嚴爲
飲食之會曲加煦煦以絡其歡心括所嗤笑士人莫不
知之此惠卿之姦邪翻覆也惠卿之所爲有滔天之惡
而無抑畏之心發口則欺君執筆則玩法秉心則立黨
結朋移步則肆姦作僞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爲

已出不善則使其黨與言爲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朋黨曾攷劉涇葉唐懿周常徐伸之徒又爲奔走至有避權畏義之士則指爲庸爲鄙盡忠去邪之人則以爲害人害物貪利希附之者則爲賢爲善更相推譽彼可侍從彼可監司庸鄙便佞繇此以進欲進之則虛增其善欲退之則妄加其惡曰上與吉甫論某事吉甫告上以某事上起身以聽吉甫之某言吉甫惠卿字也至於陛下之前陽爲恐畏卑懼如不自勝間或肆詭辨以伺陛下之心或爲小亮以取陛下之信退而蹠蹠奮厲有輕聖德之語又姦惡之大者也臣聞堯舜之明大矣至於未察四凶之象恭靜言則不害其使之居位及知其滔天庸違則不害於流放竄殛魏道武衰季之

常主也崔浩有平四方之功一改國史遂行顯戮唐德宗末世之庸主也竇申所至之家目爲喜鵲遂賜之死蓋以爲國史敢改則他何所不可乎恩命敢以告人而收爲己私至目之爲喜鵲則其他何所不至乎彼二主者固不足論尙能毅然斷割以保天下況陛下睿謨英達天下之遠乎況惠卿無涓埃之功而惡逾崔浩竇申哉至如經義陛下曾經御覽旣出於中有所不善則當明有論列若私自移易則孰有不可改者乎就使其書未進而易他人之說以著己之謬言則萬事之欺蔽可見恩命刑罰皆出人主若夫左右之臣私以相貴而歸德於己竊榮其親布列中外之黨此而可竊其大無不可者矣伏惟陛下睿睠一賜勇斷惠卿家傳載承禧言惠卿罷減司農寺幹

當官等二十一條惠卿坐罷政又云中書並坐鄧綰及承禧章以勘惠卿然則惠卿罷及勘皆憑承禧章施行不獨用鄧綰言也承禧章既不能見其全承禧章實錄又不略見今全錄之承禧上此章當在九月二十六日惠卿自辨析後既不得其實日附惠卿罷政前據家傳則惠卿罷政實緣承禧此章不可不載也 是日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 御史蔡承禧言九月辛卯知制誥許將兼權知諫院 御史蔡承禧言九月乙亥夜徐禧李定沈季長周諶會坐言及奉慈廟是莊惠后廟禧忽對眾言仁宗多有遺行乞下所司劾正其罪詔禧定季長諶具析諶以為如承禧言定季長言略不省記詔開封府究實禧言臣為御史時以事至章懿皇后神御殿昨試進士與承禧李定沈季長周諶會坐

臣問定章懿所以廟祀之由定因言仁宗每念章懿之不及見至發於夢寐遂以長主降其舅子瑋臣歎曰雖富有天下有所不足者乃如此曷勝遺恨哉而承禧易恨為行遂謂之謗後開封府言諶等分析異同未經參對難推究結絕詔禧虛實證等無可根究雖會赦依律擬罪贖銅四十斤乙亥九月十六日都提舉市易司言袁州和買紬絹舊以鹽準折今乞依諸路例每匹給錢千從本司遣官據合支鹽數以末鹽鈔赴州出賣從之 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為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嘗論汴河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襄山

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國而建都至于石
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疆敵其平原之利故五
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
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
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
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
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
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
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
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
兼小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
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

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眾也大眾所聚故謂
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
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
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眾之
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
議者不已屢作改更不知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
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
本又嘗論錢禁曰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所急
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
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竊觀自漢以
來名臣高識者之篤論皆以爲禁銅造幣開通塞輕重
之術此濟民之切務保邦之盛業也故錢必官自鼓鑄

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其其利也國家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鼓鑄歲至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戶又無居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此事實繫安危之體宜明利害之源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累朝所行令勅具載錢出中國界及一貫文罪處死而又重立賞格使人告捕至於居停資給擔擎人等與夫官吏之失於檢察者各等第坐罪又禁銅之法犯至九斤已

得刺配之罪亦設立賞之科而自熙甯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回聞緣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諸舸船舊制惟廣州杭州明州市舶司爲買納之處往還搜檢條制甚嚴尙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日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所在官司公爲隱庇諸係禁物私行買賣莫不載錢而去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課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大爲之防民猶踰焉若又廢之將何憚矣蓋自弛禁數年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四夷內則恣爲銷毀壞法亂

紀傷財害民其極不可勝言矣臣見公私上下並苦乏錢深求其由僅有一得因番閱前後令敕誠見條例之未便今具錄敕文進之衡石伏願陛下申明舊章急救其弊立四夷內外之限通下民衣食之原重惟古先聖人之立制內夏而外夷今乃傾中國之利撓君權竭民用以資外國又弛銅禁通商販入四夷無復紀極所謂假寇兵也既資之財又假之兵以濟其猾逆之心暴害之力桀黠之徒有以窺國家御邊之無算樞機之不密安得不啟其侵侮之謀者哉不知議法者之意據何義理舉累朝經遠長慮所以保國便民之典一旦削而除之此國之大事惟陛下聖明察納早垂神斷既數請便郡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

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有是命謂方平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

蘇軾誌方平墓云有星字變之由人皆為恐慄求去愈力乃除應天按星變實初九日方平除應天蓋初四日既除應天後方有星變也今不取又恐論錢禁亦在到南京後緣劉摯集有代方平論此乃在論賣廟事後也方平集論錢禁別有疏不用摯所作賣廟事則純用摯疏云

賜秦鳳等路轉運司銀十五萬兩市熙河糧草提點

成都府路刑獄張諷言近制兩浙水利縣委提舉司舉

官或聞所舉多不應令致闕正官乞委銓院選差詔中

書選差樞密院上河北將官敕詔行之

癸巳詔給韓琦本品函簿送葬琦子忠彥初辭葬日給

鹵簿許之將葬乃復自請也 大名府路安撫使文彥
 博言盜入博州博平鎮酒稅務取兵仗棄井中驅監官
 出城役兵王友黎節入井收兵仗率眾追捕乞加賞詔
 人賜絹十五匹 祠部郎中趙鼎言京東自夏秋旱蝗
 相仍民被災流徙者十六七雖檢放租稅而一縣通較
 類不及五分蓋恐礙倚閣青苗本息乞令本路體量蠲
 稅詔司農寺根究依法施行鼎宗道子恐已見趙彥若
道子別見元豐元年八月一日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
 續體訪得呂惠卿貪濁事迹乞下根究官體量詔送根
 究公事所朱本削此段今復存之
 甲午右武衛大將軍資州刺史仲滂為榮州團練使瀛
 州刺史仲當為德州團練使右千牛衛將軍仲遲為監

門衛大將軍以學士院試論及經義中格也 都大提
 舉淤田司言諸牧地乞從本司淤溉除留牧馬外募人

增課承佃以給羣牧司歲費餘錢封椿買馬從之
 乙未詔都水監相度開展惠民河利害以聞以宋用臣

與巡護惠民河官乞開展河道以便修城也 是日十
 七日未彗出軫舊說於丁酉日乃書太史奏彗出軫今從

耳按天文志八年十月乙未東南方軫宿度中有星色
青白如填星大丙申西北生光芒長三尺斜指軫宿若
彗星入西光芒長五尺也 戊長七尺斜指太轄主兵喪
三朝兩朝史不見軫楚分也 木志書彗委曲若有所諱與
官之誤不可不改修云云

丙申知潁州龍圖閣直學士孫永權判北京留司御史

臺以母病自請也 詔罷給在京官賃宅錢

丁酉太常少卿賈昌衡為右諫議大夫太子中允吳安

持轉一官升一任及金部員外郎呂嘉問各賜錢三百
緡以三司言昌衡等提舉市易司自去年四月至今收
息錢市例錢百萬二千六百七十餘緡故賞之 詔檢
正中書五房公事張諤同提舉市易司官根究比較鹽
鈔交子利害申中書取旨 呂惠卿家傳云當考 是日 九日 太史
初以彗聞 日彗出以七日乙未越三
戊戌手詔王安石等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
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
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東方變尤大者內惟淺昧敢
不懼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減常膳如故事卿等
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於民
者以聞遂詔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王安石言臣等

伏觀晉武帝五年彗實出軫十年軫又出孛而其在位
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宮
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
上下傳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周
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國日久則曰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甯其言夏商所以多歷
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及欲禳之國僑不聽
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
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豈足道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
謄寫譌誤尤不可知伏惟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
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然
竊聞兩宮以此爲憂臣等所以傍徨不能自己伏望陛

下以臣等所陳開慰太皇太后皇太后臣等無任兢惶

懇激之至

安石劄子據陸佃所編增入劄子稱十月而無其日

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陛下近日斷然罷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詔命一出上自朝廷之卿士下至閭巷之庶民莫不鼓舞懽欣稱頌聖德雖四海之外萬世之下孰不仰陛下威斷之明臣以謂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臣職在糾彈曾論奏惇佻薄險輕行迹醜穢趣向姦邪亦略條惇徇私作過欺君罔上不忠之罪又復言惇父年八十不肯歸養隳傷教義不孝之惡且陛下官爵而惠卿與惇擅以相私只如惇才差往辰州卽舉惠卿妻弟方希覺

往軍前妄冒功賞惠卿才管軍器監卽舉惇妻弟供奉官張赴在本監勾當公事及惇入三司卽商量廢罷三省判特置三主簿內一員方希益乃惠卿妻之親弟一員陳朴乃升卿妻之親兄又商量欲擢用和卿則先薦王安石爲例和卿之庸懦如此而惇奏風力精彊和卿初作尉二年而惇奏稱所至必治大抵欺謾君父愚弄朝廷其於財利則止有內庫司農寺借錢其於職事則長是中書刑房上簿入省則終日諧褻未嘗請副使判官過廳出省則諸處奔馳惟務尋內臣富室酣飲臣前奏內言惇於熙甯七年十月內兩次有劄子面奏稱鹽鈔四年折卻八百萬乞借內庫錢五百萬計盡一年可以積剩得三四百萬錢帛而今年卻借司農寺錢三十

萬支料錢則見惇去歲所言是欺妄又言惇在省不稟
朝旨專權給與李陟陳敦夫等添給及姪章鉞盜官錢
帛惇蔽蓋百餘日並不舉覺及惇已移三司越職違法
舉呂和卿爲監丞等事皆合改正而至今未蒙施行緣
惇人行污辱朝廷與呂惠卿協力爲姦欺罔不一今惠
卿雖已黜逐而尙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
其一邊糞除一堂而尙存穢污之半也伏以陛下不世
出之英主焦勞求治旣已累年法度雖備而朝廷未至
尊榮政化甚孚而風俗未至惇厚良以在朝侍從要近
之臣或非其人故也今正當除去穢慝以尊榮朝廷懲
汰險邪而惇厚風俗豈可尙使善惡相與雜處於朝廷
夫朝廷者天下本源未有不清其源而能潔其流者語

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朝廷正於上則
陛下之所欲爲不勞而成聖德日隆矣於是罷惇三司
使以本官出守上嘗對惇稱張方平之美問惇識否惇
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方平同行入朝告以上語
且曰行當大用矣方平縮鼻不對其夕方平適與客坐
惇呵引及門人謁方平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
慙怍而退故蔡承禧劾惇有云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
卿之室蓋指此事也上由是惡惇而王安石尤忌方平
方平旣出惇亦隨責此據司馬記聞淮南兩浙體量安撫使
起居舍人知制誥沈括權發遣三司使括行至鍾離召
還行至鍾離括自誌太子中允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
事同判司農寺張諤爲淮南兩浙體量安撫使詔罷

下元日朝獻景靈宮以星變避殿故也 權御史中丞
鄧綰言王庭老張靚朋附呂惠卿黨庇賊吏乞檢會臣
前奏速罷三人差遣詔睦等候徐禧根究畢取旨
辛丑詔開封府界民欠司農寺所散錢米除官戶外實
闕乏者與展限一年作兩料輸官 又詔廬壽濠常潤
揚州江甯府累經災傷州軍見督民間所逋常平錢物
貧不能輸者如開封府界法欠役錢者候歲豐催理陝
西河東甚災傷處準此 又詔江浙淮南災傷州軍除
用常平借貸興利外更賜上供米三十萬石賑濟令體
量安撫司均給措置 又出空名試將作監不理選限
勅告助教勅各十五賜夔州路轉運司募人入錢米於
南川縣等以給邊 又詔御史臺根究章惇舉呂惠卿

妻弟方希覺赴辰州軍前妄冒功賞事實以聞其後惇
言實委李銳至鵝州招納田元猛希覺等繼差赴蔣晃
州相度修寨并就近措置元奏亦以李銳為最即乞優
與推恩希覺等止乞詳酌酬獎而言者誣陷中傷未嘗
虛冒也御史臺根究稱招納田元猛功出於李銳希覺
無功於是再下開封府奏以為李銳親至蠻界希覺實
被差出至蔣晃州而已尋詔追希覺等賞降第四等推
恩七年正月七日又詔武學上舍生員曹安國依得解
人例赴祕閣再試以武學言安國材略可用故也
壬寅大赦 新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團練推官
曾旼罷為潭州州學教授初旼乞朝辭上殿閣門以前
此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旼因自言願得閑官

而有是命其實上惡咬交鬪王安石呂惠卿故黜之曾

小人當與外任上語見六月十七日改以八月十日六日除福建會司蔡承禧奏議已附見本月日

司農寺具開封府界諸路役錢見納合用寬剩數畫一

以聞 詔提舉熙河路買馬司以萬五千疋為額額外

所買即估價賣初詔以二萬疋為額候二年取旨而提

舉官李杞以為數多故復有是詔 上批付韓縝等今

月九日得卿等繳奏北人來牒卻改差蕭禧代耶律壽

分畫地界事未知遼人之意何在可火急體量奏來所

有疆議今後宜更再三思慮應接無見露憚於持久為

遼人窺度致浸淫生事卒難了絕此據兩朝誓書冊內

十月十四日甲辰詔國子監上舍生顧襄安惇丁執古虞蕢葉唐稷

如不得解與免解已得解免禮部試襄開封惇廣安執

古泗州蕢常州唐稷南劍州人也葉在後舉方了免解

在經義局七月十一日初議免解又九月二十將下兵士旗無定數枉費物帛其令諸將據隊數每隊

六日呂惠卿云云可考襄已見九月二十六日上批

依數用一色三口

乙巳王安石等以上避正殿減常膳上表待罪詔答不

允仍斷來章 遣大理評事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

孫迥點檢熙河路市易司及同本路當職官相度但于

財利合措置事以聞 兵部言秦隴成州義勇不多應

援熙河路闕數乞以第四等以上兩丁并第五等三丁

保丁內兼充數從之 詔衛州黎陽監歲增鑄折二銅

錢五萬緡仍益以役兵百人

丙午三司請自今廣南東路除留買銅鉛錫上供內藏
庫錢外更於所鑄錢發折二錢十萬緡赴內藏庫從之
熙河經略司言裕勒藏喀木弟諾爾者報探西賊集
兵抄略並邊熟戶丁家等族焚族帳殺人口得實詔被
殺者人給絹二匹付其家仍給修造錢有差諾爾令高
遵裕密優賜之

丁未潁州進士常立為天平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
立秩之子熙甯初御史知雜謝景温嘗薦其行義召赴
闕以疾不赴至是特錄之是夕十月十九日彗不見自
始出至沒十二日實錄於此書云彗不見初乙未有星
出軫至丙申長三尺丁酉長五尺太
史乃以彗間戊戌長七
尺斜指太轄至是而沒
己酉王安石等上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表三上乃

許之 詔在京遞馬頭子並樞密院給之以都水將作
監遣屬官出外或擅給之故也

庚戌詔中書有置局取索文字煩擾官司無補事實者
宜並罷之於是編修中書條例司編修司農寺條例司
皆罷 又詔雄武軍節度推官時孝孫落衝替以御史

中丞鄧綰言孝孫昨任司農寺勾當公事點檢河北西
路常平事以擅牒監司檢括人戶所蓄斛斗得罪衝替
原其用心本以為民謂可矜貸中書奉詔取案看詳而

孝孫移牒監司乃在不得差官檢括監糴指揮之前實
無深罪故也孝孫安陸人曾肇
墓誌當附初責時

辛亥詔河東路永利兩監鹽自今官自計置依商人和
雇車乘輦赴本路州縣鎮鬻之禁人私販犯者并告捕

賞罰論如私鹽法並邊糧草以見錢糴買仍出見錢鈔
十萬緡給其費收賣鹽錢償之先是章惇權三司使建
議下河東轉運司相度可否至是以爲可行也 詔聞
通泰州漕河不通自春至今留滯鹽綱四百餘舟其令
江淮等路發運司未得疏泄陳公塘水委侯叔獻相度
引注溝河通行鹽綱 又詔西京河清阜財監歲增鑄
錢十萬緡爲市易務本錢從提點鑄錢昌武請也 編
修內諸司勅式向宗儒言面奉德音所修文字干賞格
刑名爲勅指揮約束爲令人物名數行遣期限之類爲
式今具草編成勅式令各一事詔沈括兼編修內諸司
式仍罷詳定一司勅 前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知潤
州初覺知廬州喪祖母以嫡孫解官持服而覺有叔父

在有司以新令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孫承重覺不當
爲祖母解官故有是命而覺已去廬州亦不赴潤州也

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速合權罷聽

旨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呂惠卿參知政事始創立手

實簿法

事在七年七月十日

御史中丞鄧綰言創立簿法

之意欲別有所用則臣固不能知若欲以均平役錢則

臣請言其大略昨者朝廷免役率錢之法初且用丁產

戶籍故諸路患其未均相續奏陳各請重造多已改造

矣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

數已約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

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立異

造偽剔抉搜索互相糾告不安其生耶役法已定而復

搖之民心已安而方騷之天下之民才免差役之殃而復有簿法之害甚可哀也夫田墜山谷之氓止知蠶而衣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門目不識官府者有生平不敢自出輸稅而倍價募人代之輸者其於文字目不能識手不能書豈能曉有司簿法之巧說吏文之煩言榜式狀之委曲苛細耶臣竊見簿法隱落稅產物力及供地色等第居宅房錢不實者並許告許支賞臣伏以三代牧民能均其力分田制祿皆上所養自上失其道而貧富不一富者所以奉公上而不匱蓋常資之於貧貧者所以無產業而能生蓋皆資之於富稼穡耕耨以有易無貿易其有餘補救其不足朝求夕索春貸秋償貧富相資以養生送死民之常也今立

法使民凡所以養生之物有餘者不敢停塌租賃不足者不敢蕃息營利匱急者無所告求舉貸則貧富皆失其所以爲生矣何也本法所謂田土所出或服食器用船車碾磴等物牛羊驢騾之類凡所以養生之具民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折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許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心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之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之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許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生其爲法未

善可知矣惠卿貶既兩旬乃降是詔鄧綰此奏不得其

二十三日辛亥今因之食貨志載綰奏尤詳今用之墨

史但載詔語於綰奏略不書當考據此詔則手實但行

於東南呂惠卿誌和卿墓乃云諸路賴手實以造簿者

惠卿建議見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又詔聞泗州通判

蔡承禧云云見十二月十五日陸琮曾詣提點刑獄晁端彥首鹽事司張靚配賣鹽端

彥不受理令根究公事所攷實以聞廣南西路經略

安撫使劉彝乞支扈州封椿錢四萬緡糴軍糧從之

權發遣河東轉運范子奇言近年非次朝旨差官時暫

勾當於俸給外增驛券舉天下言之費耗不少乞自今

已有本任俸給者罷給驛券從之十一月十日復置雜

賣場初三司請廢雜賣場中書戶房以為不便下三司

而三司議與前異乃復置詔三司官上簿三月十日中

書請出錢二百萬緡散在江淮等七路遇穀賤糴充年

計外遇價貴亦許量減價糴從之許借留內藏庫上供

錢物及發運司蕃息錢總二百萬緡分五年撥還

癸丑詔罷兩浙轉運使王庭老張靚令於潤州聽旨先

是太子中允邵奇知華亭縣訴張若濟興修涇河功利

不賞冒恩賞及受鄭膺私請彊奪民田等三十餘事庭

老靚卻不受於是司農寺主簿王古體量兩浙路災傷

劾奏庭老靚不公失職故罷之仍委古究治二十年正月

庭老先責軍器監言造將下鞍轡五千副乞下河東等路

采買生曲材造鞍橋上批今材自己堅牢堪用不須枉

費財物可罷采買兵部言河北河東保甲教閱乞自

今年十一月起至來年二月罷從之

今年十一月起至來年二月罷從之

今年十一月起至來年二月罷從之

甲寅賜嘉王頽長子名曰孝哲爲右驍衛將軍 詔今
月壬寅赦前合敘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敘京朝官大
小使臣非因贓降監當者後無贓私罪到任及三年牽
復差遣貶謫官未量移者與量移使臣未得與差遣者
聽於所屬投狀軍員犯罪降配委所屬具元犯以聞軍
員送軍頭司未得與差遣者後無過犯卻與差遣應降
配充殿侍及配衙前并刺面不刺面配本城牢城編管
羈管人等在京委所屬官司諸路委轉運使副使判官
提點刑獄以分定州軍近經南郊赦未該停放人並減
三年理爲簡放年限南郊赦後至今月壬寅赦前編配
人量元犯輕重簡放命官使臣今刑部以經南郊人各
具已經赦數并壬寅赦與理一赦申中書樞密院移放

衝替命官係事重者減作稍重稍重者減作輕輕者與
差遣使臣比類施行 都水監請權閉汴口修鋸牙木
岸從之仍比常年閉口展半月

乙卯降授彰化留後知大宗正事宗旦復崇信軍節度
使霸州團練使同知大宗正事宗惠復忻州防禦使手
詔宗旦宗惠以失察趙世居事奪官已幾半年又經特
赦本因註誤理有可矜皇家尊屬敘復宜異庶官故有
是命 詔溪峒與內地不同若有自死牛聽收皮角觔
置器甲佗蠻準此

丙辰詔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孫迴勘會熙河路歲
市芻糧及雜支錢實數本路歲入幾何不足當何如計
畫及有無可減冗費以聞 究竟如何 又詔江南西路轉運

副使李之純根究許彥先傳變互訟事以聞七月三日

先委喬執廣南西路經略司言蠻賊寇古萬寨詔劉彝詳審

處置戒巡檢使臣嚴守備無輕出戰九月十五日

丁巳右諫議大夫知亳州馮京知河南府復翰林侍讀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韓維為端明殿學士龍圖閣直學

士孫永為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集賢院學士李大臨

為天章閣待制工部郎中集賢院學士蘇頌為祕書監

祠部員外郎劉瑾為史館修撰屯田員外郎范百祿為

金部員外郎屯田郎中皮公弼為度支郎中太常丞鞠

真卿為集賢校理檢校水部員外郎單州團練副使李

師中為右司郎中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唐垆監太

和縣酒稅皆以壬寅赦恩也頌與大臨同責大臨既復

職而頌獨還官蓋用事者抑之此據曾肇所為頌墓誌

官今改之用事者抑頌當考增入肇云大臨已復從

禮院仲修珪子也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王廣淵卒

贈右諫議大夫遣內侍護其喪歸葬仍令轉運司量與

應副御集十一月九日九富弼言臣伏念向緣衰疾

加之年已及稀不能奔走職事遂求致政伏蒙聖慈俯

從愚懇退處衡茅之下杜門自守屏絕私務朝夕待盡

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

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于

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臣

伏覽赦詔二文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譴告陛下仰觀天

變恐懼疚懷濬發德音恩霈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

變恐懼疚懷濬發德音恩霈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

變恐懼疚懷濬發德音恩霈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

無左右之助也臣再詳陛下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累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己辭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而又避正殿減常膳設齋醮屏御侍前代帝王禳災弭患責躬罪己之法陛下盡行之矣所以上天降鑒知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旋踵而滅臣温衣飽食坐享安佚災禍之至殊無干及一見聖詔驟發即日感動天地譴異消伏速如影響臣尚能踊躍欣蹈不知紀極彼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家罹荼毒流落破散六親不能相保者其爲歡喜感戴當何如也人心旣喜和氣充塞則天意不得不早回災變不得不遄息此理固然也臣竊知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僚上封論事人

方喜悅日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上累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於三月中仰答聖問略曾引及今天變益大詔命益切陛下必不復蹈前車之誤況詔云朝政闕失朕將虚心以改此足見聖意畏天愛民其已至矣然竊聞外議皆云天下弊病甚眾官家多應不知人人咸願條列達于天聽冀幸有所剗革耳矧已大發聖詔許其開陳忠憤者必能不避誅戮傾竭肝膽悉以上聞也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疎賤萬幾之暇一一親閱擇其眾說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踐虚心以改之辭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和平國家享無疆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

慮哉萬一奸詐重入宸聽少惑俾夫忠告爲妄說恩詔
爲空文利澤不出於上人心復怨于下則天將曰是以
虛辭答我迄無實效必回今日之喜翻爲異日之怒災
變之作當又甚于數日之彗者矣但以近事證之此乃
必然之理非臣輒敢狂率也又言臣未致仕前雖有舊
疾筋力粗可驅策尙不能從官今致仕已數年衰老益
甚退伏草野未嘗與人相接榮辱禍福都不干預而輒
敢以狂瞽之說妄陳天聽者實見陛下仰觀星變恐懼
修省若不自容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伸訴恐
成嘯聚爲腹心之患亦慮手詔或致中廢天譴未息則
後來別生災害臣所以不顧身之老病而強作此奏庶
幾有所補助而報陛下大恩之萬一也緣臣閑居中日

與野老相見民間弊病盈塞耳目皆是實事然所說者
尙未盡夫一二伏乞聖慈略賜省覽而少留意焉臣又
輒敢煩陛下親閱羣奏者若委臣僚置局必恐不能上
體聖意憂勞之切羣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
僚更存顧望尙或隱蔽或陳巧說妄有沮難則誤聖君
畏天愛民不吝改過之意臣固無他腸所憂者如此惟
望陛下特賜矜察三月中仰答聖問當
考或卽蕭禧再來時張方平言臣
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爲深愧今被命守藩
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勅
宰臣率在朝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
當陛下憂勞之際老臣不爲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
無復至於天聽上負加眷沒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

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體
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
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爲國之體猶
權衡不可使有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
此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于陽陛下天縱聰
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鑒不待陳說也今聖心所以答天
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則卑故不
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答足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
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
協于民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
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爲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
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敝夫人

爲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害游
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和之易也經六年而事
功莫效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旣未協事資必
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
世之業上有二宮國家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甯忍
於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旣成人臣各有去就之
分國家之憂獨在聖人其所以終日行不離其輻重謂
此也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
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
堂辨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
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
國家死節伏羲臨艱虞而不易操者歟昔堯舜之爲君

選于眾舉十六官而與皋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
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
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
在照臨之下其間必有知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
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
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君子訥於言外若不
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聖鑒精
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
效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故能廣視聽於扶
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鐔慮所
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
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

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
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涓涓可
以潰隄熒熒至於燎原釁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
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之上
流光萬世之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證之象不生民
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
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田里以至瞑目泉下猶知懷
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為陛下慮不敢不精為陛下言不
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上
皆優容之富弼張方平奏疏皆不出此呂公著言臣
世受國家厚恩陛下蒞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召入
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

斥處閑外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曾敢忘伏見陛下祇畏天戒焦勞懇惻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考之傳記皆爲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戾民者眾乎何其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伏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陛下自卽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摹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大祖宗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刺而不和中立敢言者懼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畎畝愁歎上干和氣攜老挈

幼流離道路官倉軍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負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前後紛紛玩黷聖聽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旣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如一二入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則哲之明者也自昔人臣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威公是也爲其勞於求賢而逸于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乏則

無以分陛下之焦勞強敵桀驁疆場有事則陛下不免於旰食又況加之以天地變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爲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子產之爲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而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茲矣輿人之誦亦未異于七年之前也陛下雖慮亦及此而終未幡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上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卽尊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篤至下逮諸王累朝貴主無不極于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之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間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皋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

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爲先除穢布新以答天戒則轉災爲福不旋時而應矣臣昨在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鑄損之苟爲非便不爲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眾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聰至於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今日所以輒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

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爲非有奇謀高策亦未易爲也陳確以公著此疏爲熙甯七年所上按公著家傳上此疏時乃八年十月星變詔書後公著謂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蓋自熙甯二年二月以後王安石始執政也確誤從熙甯元年數之故云爾案程頤集公著先令願代作既而不用別作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九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八年十一月己未朔復光祿卿提舉崇福宮祖無擇爲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祖無擇當立傳而史官逸其事須別考詳詔倚閣辰沅州今年秋稅以察訪蒲宗孟言二州夏旱故也詔熙河路兵食吏俸日告闕乏而蕃學之設冗費爲甚無補邊計可令罷之其教授令赴闕蕃部弟子放逐便 又詔每歲天神四祭太廟五享差兩省以上官攝司徒

庚申詔五路緣邊堡鋪守把兵級輸出巡及卓望伏路等遇冬寒舊無皮裘處令特製造人給一領至春煖拘

收官為修完 熊本言攻破獠賊駱益王本二等七寨
木斗翁等四圍獲老幼婦女百三十三人斬首六十六
其木斗翁等四十八人來降乞許令引見詔木斗翁與
奉職安穩二與借職木斗七等十一人與京東西州軍
教練使給月俸安李等四十二人送京東西淮南州軍
安置各給田二頃仍計口支糧三年舊紀云熊本破獠
新紀不書 熊本集紀險篇云十月二十日自渝州
領兵入界留南平軍凡六十九年正月六日旋師
同判司農寺張諤言案察官巡歷州縣決罰役人乞令
州縣籍所犯及杖數以備本寺點檢庶使官吏不敢以
私忿用刑從之

壬戌上批聞在京諸軍官馬大抵生惡蓋營地迫窄失
於調習近已創四教場寬大可以馳騁宜指揮殿前馬

軍司分定軍馬合赴教馬軍日輪一指揮以馬赴場走

驟百十反令本教使臣押領各給印紙書赴教月日

上批付韓縝等聞禧穎近已離麻谷鋪北往靈邱縣去

觀北人之意必是別處移牒或遣使促議卿等宜更就

彼斟酌人情方便羈縻畱連勿使悻然絕議北去卻恐

意外別致生事朝廷難為酬答此據兩朝誓書冊內
十一月御札

癸亥樞密使吳充言聞汴水凌牌擁遏京城中今河道

已凍合慮恐提防別有疎虞乞詔都水監速閉汴口上

批依今晚指揮令判監一員往汴口監督連夜閉塞無

信妄說利害小有遷延尋又詔聞汴口嘗有不閉口指

揮致無準備其令歲備閉口材料毋得誤事母得誤事
乃十二日

詔今并書此可附見記聞所載復命侯叔獻開營家口

亦不詳叔獻事迹然吳充乃憂不閉口致疎虞記聞則

謂開言家口免阻絕
利害殊不同當考

甲子冬至不受朝

丁卯新知河南府右諫議大夫馮京為資政殿學士知

渭州及京赴闕特遣內侍宣賜茶藥特遣內侍賜茶藥

附事見今

戊辰趣温杲赴闕御集

已巳熙河路經略司言蕃部星斯珪昨因作過所棄地

百六十餘頃欲遷部落居之其地距通遠軍約二百餘

里既遠西界可絕姦細藏匿兼可控制羅斯結討蕩遺

類從之御史蔡承禧言乞下越州究治方澤不可言

之醜行詔兩路轉運司體量承禧言已見八月十六日

錄始廣西經略司言謀報交趾廣源州集鄉兵欲圖

入寇又言古萬峒為蠻賊攻劫詔與賊戰有功人速以

名聞被焚略之家量與存恤九月十五日寇古萬峒

庚午祕書丞胡宗回言昨任將作監丞差往澶州北京

督視修倉期以二年今將畢工其澶州北京新舊倉共

可貯穀四百萬石如數足自可給分屯軍馬支費其餘

乞罷修從之二月已卯可考太子中舍李杞進熙河路新折

二錢樣會要

辛未御史陳睦以病乞免臺職從之睦前任兩浙路提

點刑獄違法買女奴及朋附呂惠卿不按贓吏張若濟

見被劾也都提舉市易司言昨遣劉佐體量川茶因

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穀七萬餘石詔運致給本路

又詔都提舉市易司錢見在熙河路者並充本路軍需

仍具數以聞遣中使趣發永興軍路鑄錢監折二錢十萬緡應副熙河路糴買糧草又詔契勘陝西鑄錢監見在折二銅錢及封椿交子本錢確的有若干貫萬速契勘進呈又詔高遵裕累奏熙河闕錢糧轉運司不應副令具析以聞又詔河東路災傷州縣第三等以下戶所貸豆麥種與倚閣并所欠倚閣和糴並候次年豐熟依料次輸官

壬申令睦州鑄錢監以神泉爲名

甲戌詔在京應有刑禁處並置獄牀

中書言川茶元

法於茶稅并息錢內歲認定應副熙河博馬及糴買糧草乞令提舉買茶官歲給熙州岷州大竹并洋蜀州茶各三百馱復於茶場司應副糧草數內除豁從之永

興軍等路轉運司言諸州軍糴買糧草總五百餘萬本司見闕乏乞借錢三十萬緡詔以交子本錢十萬緡給之上批永興秦鳳等路緣邊出交子糴買糧草有折錢多處交子毋得出多時以交子出多而錢不足給致價賤虧官故也

乙亥詔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勅有稱當行亟斷決

配之類並改爲徒二年以舊一司等勅參用嘉祐海行勅如此之類並以違制論而熙甯勅乃刪去其文法官無刑名可守至是三司檢法官王振爲言而降是詔樞密院擬差內殿承制謝季成充夔州路體量安撫司準備將上批昨熊本奏已部分人界討蕩計今當遂旋師恐季成至必不及事可勿復遣謝季成

丙子詔聞通遠秦隴鳳翔永興等州軍屯駐并過往及馬遞鋪兵所請糧官坐倉糴數過多反致日食不足復增價買於民間令提點刑獄司下本路究實以聞其後提舉官杜常惟體量到甯州常預借振武等指揮一月軍糧坐倉全糴入官永興并陝府闡鄉縣亦嘗坐倉收糴詔令提點刑獄司取勘違法官吏聞奏內甯州別聽旨又詔依舊額募壯役兵九指揮每指揮五百人從將作監請也 詔自今差官出外已支賜者毋給驛券願請驛券者不支賜 中書言欲許令發運司截借諸路上供省錢并赴內藏庫錢各一百萬緡爲糴本其內藏庫錢均三年撥還從之

丁丑詔江東路累年災傷州軍第三等以下戶今年秋

稅放及八分夏稅殘欠並與倚閣仍具已倚閣稅數以聞 上批契勘河北東西河東路見管義勇保甲確實人數進八陝西兩路候編排訖準此

戊寅交趾陷欽州後三日又陷廉州 欽州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到 廉州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到

己卯令輔臣祈雪 奉禮郎提舉兩浙常平舒亶爲太

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工部郎中祕閣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錢藻罷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鄧綰言

馮京爲性庸很朋邪徇俗疾害聖政陛下寬仁不誅守藩未幾復移邊帥而藻代陛下作訓誥乃稱京執正不

回一節不撓又云大臣進退係時安危京在政府曾無

補益惟退有後言何謂一節且京罷政踰歲豈嘗有危

藻專事諂諛乞加黜責上從之縮知王安石惡京又恐

京復用故為此以附會安石也

此據司馬記聞及魏泰東軒錄泰又云縮希合

庚辰樞密使吳充言熙河展置今且四年經略雖定然軍食一切猶仰東州轉車輓運則人力不給置場和糴則猾民得以乘時要價以困公上二者之患其弊在於未有土地之入謹按漢唐實邊之策屯田為利近聞鮮于師中建請朝廷以既置弓箭手重改作故令試治百頃而已然屯田行之於今誠未易臣以為莫若因令弓箭手以為助田古者一夫百畝又田十畝以為公田且以熙河四州較之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田田大約中歲畝收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水旱肥瘠三分除一可得十萬石其便有六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一也借於眾力民不為勞二也大荒不收官無損焉三也省轉輸四也平糴價使猾民不能持輕重之權五也減和糴之數得其錢以移他用六也詔如充奏詳具條畫以聞於是充建請受田大約十頃置公田一頃令受田眾戶其力耕獲夏田種麥秋田種粟豆委城寨使臣兼管勾詔遣太常寺主簿黃君俞與熙河路提點刑獄鄭民憲商議推行次第以聞後民憲等言弓箭手並新招置深在羌境連歲災傷未甚安若令自備功力種子耕佃公田慮人心動搖不能安處乞候稍稔推行從之

朱本創墨本此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書卻於明年正月十二日所書稍增入之本

辛巳開封府請京城內外老病孤幼無依乞丐者遇大
寒風雪委本府選差官并職員齎錢於新舊城門相國
寺給散內有凍殍疾患不能赴集者量支錢救濟從之
詔責降見丁憂人許用赦敘復

日又九年十月六日可考蔡承禧云云或附此

壬午詔陝西諸路緣邊團蕃兵並選年二十以上本戶
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丁取三丁三丁取二
丁二丁取一丁並刺手背人數雖多毋過五丁每丁十
人置一十將隨本族人數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馬使及
百人置一軍使一副兵馬使及二百人置一軍使三副
兵馬使及三百人置一副指揮使二軍使三副兵馬使
及四百人加一軍使一副兵馬使及五百人又加一指

揮使二副兵馬使毋過五百人每百人加一軍使一副

兵馬使即一族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

兵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將每月除請受外別給添

支錢指揮使一千五百副指揮使一千軍使七百副兵

馬使五百十將三百陝西舊有蕃兵頗可扞邊然取丁

不均且無部分至是始立法而降是詔

路蕃兵部伍取丁法新紀不書又詔自今臣僚不得奏乞諸司吏充

指使出外以樞密院言諸司吏或有行倉法處請給甚

厚而反規避本役干求臣僚奏帶出外仍請舊祿妨廢

諸司事務宜禁止之故也

癸未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宋敏求為龍圖閣直學

士右司郎中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

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
淳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

命此據司馬紀聞敏求以四年九月十八日為集賢學
士十年五月九日御史潤甫言乞用恬默持重之人

蔡承禧奏議可考或刪取增入
承禧奏今別見九年十月末

甲申熙河經略司言熙州官員職田乞聽自募人耕種

罷支折鹽鈔從之遣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往河東分

畫地界所勾當公事此據御集右龍武軍大將軍楚州團

練使世開領洛州防禦使初太宗正司言世開學行修

潔上召見手詔世開資性俊敏少勤於學可依仲銑例

遷一官故有是命世開嘗言袒免女與進納之家為婚

姻明立要約有同鬻賣玷辱國風乞下太宗正司看詳

施行不聽朱本削去袒免女婚姬事云取會到係告示
本人不行今復存之十年九月壬子始降詔

開封府言故相王曾子繹等分家財有賜書及御集

等欲令置曾家廟毋得借出宜借差兵三人守視仍於

眾分儼屋錢內割畱充歲時祭享從之上批聞麟府

路邊夏國界堠累年不以時塲飾近不知受何處指揮

遽往完治致西人疑慮推毀可密下新知豐州張世矩

考實以聞廣南西路經略司言安南靜海軍牒欽廉

二州新有艱阻不與通和博買及未散發人上京貢奉

詔劉彝毋得止絕時安南已入寇矣詔劉彝毋得止絕
安南和市據神宗

史交趾傳實錄云是冬安南入寇按此月
二十日已陷欽州後三日陷廉州今改之

丙戌上批中書樞密院同議代北疆事可來日就旬休

於東府詳議進呈不可更遲疑滅裂乃議定東水嶺一

帶從雁門寨北過分畫西陘地令接石長城處分畫瓦

審塢地令案視分水嶺所在分畫麻谷寨水窟鋪當折
移令韓縝等先勘會聞奏七月十八日二十八日九月
考 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暮

十七反醫官脈狀皆使駛行親事齋奏既愈復給假十
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此據司馬光
月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
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
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
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
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
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
之出凡所進擬皆聽由是安石權益重此據司馬光記

事且云安石既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
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
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從之
由是權益重按惇時已黜子幾方任河東漕與司馬光
所聞殊不合今但存其名更俟考詳以渝州南川縣銅佛
壩為南平軍熙甯四年既討定李光吉王袞舊地置榮
懿扶歡兩寨其外有銅佛壩近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哥
蠻大小播州等蕃界數十部旋據有之後朝廷因補其
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把拓及才進死部族無所統
一數出盜邊命熊本往討平之於是本言所開拓皆膏
腴地至林箐深密處皆可募民開畝佃種謂宜廢南川
縣於此置軍又以使臣為梓夔路都監知軍兼沿邊都
巡檢稍置官屬并領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通安安
穩二寨以為控扼又言夷人居欄柵婦人衣通裙所獲

首級多鑿齒者即古巴郡板盾七姓蠻南平獠之故地
請以南平為名本又乞權撥大甯監每歲應副陝西及
成都府監赴新建軍寨募人入中糧儲並從之九域志
熙甯七年招取西南蕃部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山地置
軍治南川縣又云熙甯七年以涪州龍化縣隸軍仍省
渝州何南川縣為鎮入焉元豐元年當復置南川縣隸
錄何故卻係之八入焉元豐元年當復置南川縣隸
七年二月末所書迹先涪後龍化縣隸南川縣隸
後更考詳按所書迹先涪後龍化縣隸南川縣隸
錄七年二月末所書迹先涪後龍化縣隸南川縣隸
州龍化縣隸南平軍亦割涪則九域志誤實錄不誤然實
遵裕言河州軍糧乏絕已命出熙河州甯河寨三處買
馬場所管茶買錢以給河州支費乞坐專輒之罪詔釋
之詔自今提舉三司帳司磨勘司官止差一員判
湖北路轉運使孫桷言下溪州刺史彭師晏等十人內
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築下溪州城寨時南江

新定師晏據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難制弼以謀間其黨
保靜永順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師晏舉族為諸酋所
攻殺僅以身免弼乃為書委其用事首領周興諭以禍
福師晏遂與興及眾數千來降弼取其地築城寨五弼
永州人也明年正月二十二日送師晏賜渝州軍前
兵士丁特支錢割渝州隆化縣隸南平軍實錄於七
書此按南平軍以八年十一月九域志又承其誤今移入
二年十一月有軍名實錄誤也九域志又承其誤今移入
日建南平軍之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一

神宗

宋 李燾 撰

熙甯八年十二月己丑命輔臣祈雪

皇第三女封淑

壽公主

祕書丞直集賢院同提舉三司勾院磨勘司

王安禮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禮任館職狎遊無度

於是安禮乞出即從之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

州欲使安禮求其過失故也此據司馬記聞光祿寺丞司農

寺勾當公事唐義問言朝廷遣司農官五員管勾河東

路糴納臣亦在遣中體問本路久被旱歉今歲雖薄收

未足償積歲之苦而體量司轉運司出錢爭糴物價踊

貴下戶益困願罷司農司官須豐年計置又懷代二州

秋稼不登民失伸訴前次累年欠負一旦舉催百姓往

往逃徙願一切倚閣而懷州更紓償納之期稍寬民力

詔如義問奏其懷州常平錢期至來年夏納更有其餘

災傷州郡倣此施行義問介次子也 詔司農寺以河

北兩路坊場錢或借免役寬剩錢二十萬緡給河北水

利司計置澶州芻豆內免役寬剩仍以他場錢償之初

詔都提舉市易司借內藏庫錢而本庫言見闕錢應付

乞將市易司合還本庫銀絹令水利司兌借計置故有

是詔 翰林醫官秦迪賜紫章服治王安石疾有勞也

御集 庚寅起居舍人知饒州曾布知荆南呂惠卿既罷上以

手札問王安石曰或言卿欲擬奏召曾布赴闕復任以

事未知信否可密具奏然安石訖不召布也布未赴荆

南改知潭州以光祿卿直史館張靖知荆南也布未赴荆

州聚斂是時刻韓琦所擊為其父二筆小何具奏布訖

言此時所移潭州下無以安石如何具奏布訖

州始復是時刻韓琦所擊為其父二筆小何具奏布訖

荆公復是時刻韓琦所擊為其父二筆小何具奏布訖

賣食台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知荆南

知荆南

知荆南

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本官知潭州本官即起居舍人也
布子紆作釋詁乃以本官為右正言諫矣布自右正言
遷起居舍人見六年九月七日又翰林學士及三司
使但兩職爾不知紆何以為三職又云凡八經檢舉
始復直集賢院按布以起居舍人知潭州元不曾帶職
及自潭移廣始復集賢院起居舍人知潭州元不曾帶職
云從官半年檢舉凡八經檢舉始復集賢院起居舍人知潭州元不曾帶職
院學士首尾檢舉此皆紆所記不詳審者呂惠卿八年
半月間經八次檢舉云此皆紆所記不詳審者呂惠卿八年
九月十六日檢舉云此皆紆所記不詳審者呂惠卿八年
八月十五日檢舉云此皆紆所記不詳審者呂惠卿八年
云相公曾說會布聚聽言他數件大惡臣會說與王珪
等路茶場兼熙河路市易司同提舉買馬李杞管勾鳳
翔府太平宮杞以疾自陳也提舉河北措置牧地所
言侵冒牧地法許人告每畝給賞錢千至三百千止後
蔡確嘗請立限兩月許冒佃人首與免納已首前租種
依舊佃種至今無肯首者況河北牧地根究未見者五

千七百餘頃乞自今首依侵冒諸軍牧地法仍先備租
牧地錢募人告從之兵志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呂升卿落職降授太常寺太祝監無為
軍酒稅升卿對上言得解進士李籍不識字中書取籍
試卷視之應格詔升卿分析升卿言不識字者猶言不
別菽麥也法寺當以對制不以實追兩官初升卿於上
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
老母敢以為誓於是臺官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
謂之不悌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
不既重乎於是重責之升卿詛其母此據司馬光記聞
以李籍為名其實坐此也升卿十月一

集京師並令國子監覺察有違進士檢者依學規行罰
日除江西轉運副使蔡承禧兩章可考
詔諸路舉人
實資台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或申中書量輕重殿舉及勒出科場違法重者送開封
府施行 權發遣熙河路經略司高遵裕言本路新復
未有租稅之助而所在倉廩空虛商人絕迹轉運司計
置不行乞權停買馬以川茶付轉運司變錢計置芻束
上批熙河二州及外城寨糧草缺乏已極萬一別有事
變於邊計所繫不輕中書樞密院可速議權宜措置遂
詔秦鳳等路都轉運使發義勇運近裏州軍芻粟應付
所支口食薪菜錢依已降指揮

辛卯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熊本知制誥本既平南
川獠賊執政議除天章閣待制上曰熊本之文朕所自
知當遂令掌制誥遣中使迎勞賜茶藥而有是命實錄
卯書命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鄧紹知貢舉此明年正月八日事

實錄誤編入此

太常丞集賢校理兼直舍人院管勾國子監

李定為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李定久不遷茲又補外

光祿卿直昭文館提舉玉隆觀潘夙致仕夙年七十一

當坐徐禧罰銅事也

為察訪蒲宗孟劾奏除玉隆觀而夙猶自辨不已故有

是命

是命 詔京西提點刑獄國子博士陳升送審官東院

坐體量知唐州蘇涓不當也

見章惇有舉官私邪奏功妄冒呂升卿有進對面欺肆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竊

為姦慝以致李定徐禧沈季長之徒皆有連朋結黨兼

相庇護對制不實之罪伏乞各廢黜除削仍乞按呂惠

卿執政之日欺謾事迹議法而流竄之

朱本削去簽貼

也存 詔前都指揮使郝質言廣勇軍士寶元李秀率眾

擅離教場不伏教閱詔元秀處斬餘九人杖脊配廣南

擅離教場不伏教閱詔元秀處斬餘九人杖脊配廣南

也存

也存 詔前都指揮使郝質言廣勇軍士寶元李秀率眾

擅離教場不伏教閱詔元秀處斬餘九人杖脊配廣南

擅離教場不伏教閱詔元秀處斬餘九人杖脊配廣南

也存

也存 詔前都指揮使郝質言廣勇軍士寶元李秀率眾

擅離教場不伏教閱詔元秀處斬餘九人杖脊配廣南

牢城將校降一資與開封府界近下禁軍 詔三司昨
衝替右侍禁陳吉降遠小處監當三司官吏不申樞密
院聽旨令開封府劾罪先是吉押鹽綱稽留發運司申
中書乞衝替吉仍降遠小處監當狀下三司不以聞輒
牒發運司依所申及牒三班院照會吉還自辨故劾之
涇原路經略司言治平寨蕃部阿克節探報西界人
騎燒劫投漢蕃部有實詔補阿克節爲本族副兵馬使
仍賜絹二十匹九年二月四日改宣今附此已而經略司言阿克節
付身宣內備元刺事狀緣本人部族與西界密邇所以
偵事得實今於宣內明說恐西人知之或致仇害乞別
降宣及自今探事人轉補宣不顯其事又言蕃部探事
利在錢帛若探事得實便與職名他日得實須更轉資

職名稍高卽恐不肯用心乞自今量事實輕重止與賞
絹從之自九年二月四日移入此

壬辰上批河北河東三路義勇保甲土蕃及聚教合用
錢糧并放罷弓手兵級所省雇錢添支口食其令樞密
都副承旨中書都檢正官會計增減實費以聞 判揚
州陳升之言真揚等州開河用工四百餘萬傳聞今冬
先役兵夫緣淮南苦寒或值雨雪必多死亡乞候至正
月役兵二月興民夫詔開淘真揚楚通泰等州運河所
相度施行仍候春暖方調民夫 又詔三路州軍愆雪
已遣使分禱更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祈晴
癸巳上批付韓縝等今月二日據雄州繳到北界來牒
坐到牙帳指揮仰依韓縝等所立旗表去處於麻谷以

北界分畫尋已令樞密院劄子付卿等去訖可疾速細
詳北界牒內事節如見禧穎更切和會商量勿致譁張
庶早見了絕此據兩朝誓書冊內韓縝等言北界理辨
疆界蕭素梁穎已歸牙帳乞暫赴闕奏稟詔縝案視畫
圖齋赴闕日注當考廣南西路經略司言交趾以舟
師駐湖陽鎮謀以兩路入寇欽廉已陷矣十一月二十
二月二十日陷乙未上批永興秦鳳兩路連歲災傷財用艱闕幸今邊
鄙無事尚可厝置中書樞密院宜速議屯駐軍馬量減
就糧兵歸營應不急冗費宜一切省罷翰林侍讀學
士陳繹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鄧綰並為
翰林學士

丙申詔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錢惟演孫景
臻尚許國大長公主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曹琮孫
詩尚邠國大長公主並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
詔武舉人罷祕閣試令止就貢院別試所考試都
提舉市易司言宗室賒請物乞三人以上同保經大宗
正司出厯赴務約度并息不得過兩月料錢之數如輸
納違限取料錢厯批上剋析限半年輸足又言歲買商
人茶從本司貿易乞以三百萬斤為額庶使商人預知
定數不雜粗惡草木務令中賣數多並從之實錄於此
詔李公義用鐵龍爪范子淵用濬川把疏濬黃河自河
陰下至海口新紀因書丙申浚黃河復云此書當在五
今據實錄明年九月丙辰所書與時附註此樞密副
使王韶言熙河路軍食闕乏人心未安權轉運判官馬

城專以拮拾熙河官吏報復私讎為意致一路重擾乞
罷城歸闕詔熙河經略司具城拮拾實狀以聞九年四月十五日
日城移江西朱本簽貼云取和州同巡檢西頭供奉
到係進呈詔無施行事合刪
官李士宣坐不法并殺子刺配沙門島永不收敘
御史中丞鄧綰言前光祿寺丞李德芻贓污廢黜自請
尋醫昨編修會要所輒舉德芻檢討近又聞得旨與在
京差遣況德芻庸駮孱不讀書無出身外議皆云德
芻韓氏之甥呂氏之壻與編修會要官連親親黨多為
之干謁請屬乞罷德芻與在京差遣指揮從之 詔判
都水監侯叔獻同提舉開修淮南運河仍令發運司留
上供物應副以劉瑾復視奏至故也
丁酉交趾圍邕州初沈起經略廣西安言被旨謀討交

趾又擅撫納恩靖州儂善美及於融宜州疆置城寨殺
人以千數交人震擾詔以劉彝代起冀使招輯之而彝
乃更妄意朝廷有攻取謀欲以鉤奇立異為功始遣官
入溪峒點集土丁為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繼命
指使因督鹽運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
州縣貿易一切禁止之七年三月三日命彝體量於是
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知邕州蘇緘伺知其實以
書抵彝請罷所行三事如故無使交人興師有名彝不
聽反移文劾緘沮議又責令不得輒言邊事於是交人
果大舉眾號八萬十一月抵海岸未旬日陷欽廉二州
破邕之太平永平遷陸古萬四寨緘聞賊且至閱郡兵
得廂禁卒并老弱才二千八百人召官吏與郡人之才

勇者授以方略使以部分地自守州民震驚將竄逃者不可勝數緘悉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素具蓄聚亦不乏今賊眾已薄城下惟有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以坐勝若一人舉足則羣心動搖大事先去矣汝輩幸聽吾言冀蒙厚賞或不聽而出當先并其孥斬之大校翟積陰欲出奔緘使人伏門外梟其首以徇由是上下脅息聽命緘復募死士得數百人孥舟邕江與賊逆戰斬首二百餘級殺其巨象十數賊遂圍城緘日夜行勞士卒以神臂弓仆賊殫象不可勝計賊為攻具四面瞰城城上發火箭焚其梯衝前後殺傷萬五千餘人城中人心益固雖老幼皆謂救至在刻漏圍即解矣墨本蘇緘傳以移文劾緘事皆屬之沈起朱本改之今從朱本蓋墨本誤也

己亥遣官謝雪

復置三司開拆司初章惇為三司使

廢開拆司入三部至是沈括以為失關防點檢故復之

樞密院熙河駐泊就糧本城共五十三指揮一萬六

千六百餘人其內七千一百餘人在城九千四百餘人

差出今定以七千四百為在城人額從之仍令減屯泊

兵歸營先是上批契勘熙河路除本處住管及就糧分

番土兵外其自京并他差往屯泊軍馬見管若干數目

疾速進入故也其軍馬數目見御集十一月一日并書

庚子熙河路經略司言熙河開壕用二十六萬八千餘

工及修棟棟鄂摩克谷二堡各六萬二千餘工北關堡

十四萬九千餘工通遠軍三面城除已役外有三十三

萬七千餘工南川堡八萬七千餘工贊長堡六萬五千

餘工噶碩克關五萬九千餘工多農谷堡九萬四千餘
工安鄉城十八萬餘工及勘會保甯三千人自今年二
月十六日終十月五日共役六十餘萬工欲依所計工
先後修築詔先修通遠軍城餘以遠近次第興工荆
南湖北路轉運使孫梅言沅州招納偽地林錦等十三
州歸明得戶三千九百一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逐州
分認歲入課米以鹽酬之州界遠者六十里近者四十
里請補知州等官詔授地林錦州楊昌蠻等十三人為
班行軍將梅又言古城州楊昌御等願罷進奉授官請
補昌御右班殿直弟姪男等十人為三班奉職借職差
使下班殿侍土軍都頭並從之新紀書林錦等十三州
又云古城州水峒蠻內附蓋因舊紀也舊紀
新紀不書水峒蠻當考河東經略使郭達言如北

人強來侵奪封疆未知聽其建立鋪寨或以兵焚毀詔
分畫未定如北人強來即先以理約欄不聽即審觀機
便或即時應敵或候彼人馬歸焚毀九年十月二十五
日戊申又申明此
指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司同本路轉運司
相度如緣邊錢糧闕乏即量減上番就糧兵歸營賜
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緋章服承禧數言事人多危
之上獨稱其忠故有是賜面諭承禧曰聊以旌卿讜言
耳蘇頌作承禧墓銘曰承禧為御史論大臣之任事佔
後數不可與爭旦夕為之罷免并其黨者數人又論用兵交
趾不主兵柄唐且夕為之罷免并其黨者數人又論用兵交
中人主兵柄唐且夕為之罷免并其黨者數人又論用兵交
人危言而承禧獨稱其忠蓋而賜鑒也此皆近臣所難言者
卿讜言耳承禧論李憲副趙而賜鑒也此皆近臣所難言者
九年正月未承禧論李憲副趙而賜鑒也此皆近臣所難言者
論憲也蘇頌云云當考

辛丑都大提舉疏濬黃河范子淵言懷衛州界沿隄林木甚多欲選材枋四百料船二百隻以給濬河之用從之仍以五十隻給李公義詔歲支錢五百千給范子淵李公義令量兩司供給人數均分充本司公用 詔職方員外郎張祥宋璋各追兩官勒停祥等為諸王宮教授宗室令戚令志等皆從受業因薦就試受其家白金為謝事覺法寺以贓論故也

壬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兼羣牧使工部侍郎元絳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兼樞密院事 詔故司農卿趙尚寬知唐州日興復水利功甚博可於遺表外特與親屬堂除差遣一次 御史蔡

承禧言手實之法搔擾民戶已詔廢罷而司農張諤輒移諸路轉運司令未得盡廢開封府界民欠負委是貧闕展限一年作兩料納而司農寺令諸縣實貧闕方得保明展限諸縣慮保明失實遂各催理乞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使令未得盡廢開封府界民欠負委是貧闕展限一年作兩料納而司農寺令諸縣實貧闕方得保明展限諸縣慮保明失實遂各催理乞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料送指揮以盡行罷廢聽候當寺指揮臣又聞帖諸路子聖旨未得盡廢開封府界民欠負委是貧闕展限一年作兩料納而司農寺令諸縣實貧闕方得保明展限諸縣慮保明失實遂各催理乞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得依此展而司農寺行帖令欠負委是貧闕展限一年作兩料納而司農寺令諸縣實貧闕方得保明展限諸縣慮保明失實遂各催理乞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搔擾若欲依聖旨行帖令欠負委是貧闕展限一年作兩料納而司農寺令諸縣實貧闕方得保明展限諸縣慮保明失實遂各催理乞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乞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令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答諸縣保明諸會其是朝延之實惠遂為空言而不及實遂各令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展限一年作兩料納而司農寺令諸縣實貧闕方得保明展限諸縣慮保明失實遂各催理乞下所屬施行臣伏以當今之日罷手實承禧奏議有此全章今附注此而主恩不宣則天弊莫大於上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臣聞國家近日常以手實之法搔擾人戶遂廢之始矣帝澤實及于下民又言先嘗論知亳州俞希旦前任兩

浙轉運使以轉運司職田交易江陰職田地未見收
附并以船橫江道縱舟人受賂并妄作知常州徐九思
知縣郭暨等事未聞行遣乃知大藩聞希旦與兩浙轉
運使張靚是親若下本路體量必不得實今又聞開常
州運河日希旦以轉運使巡歷蘇常州自諭吏令已與
部役官一例破開河食錢共數百緡入已乞再根究仍
先罷希旦亳州之命詔蘇解章帖案實以聞朱史發帖
施行又非朝廷急務合刪蘇解兩浙轉運使十月二日已除又
言聞大理寺丞方澤當呂惠卿與鄭膺連結張若濟於
秀州華亭縣姓朱姓湯人借錢買田之時澤亦挾惠卿
勢借錢數百緡惠卿又以錢七百緡令姓王人販紗羅
已納千餘緡而惠卿責索無厭致自經死孤遺二子養

於澤家其人與澤是親緣此惠卿於眾親中力為薦舉
遂得為提舉官根究施行詔送根究公事所朱本云方
斷係無施又言鄂州新城縣令曹登為手實之法趣功
行事合刪又言鄂州新城縣令曹登為手實之法趣功
過甚措置苛酷乞下鄰路根究詔江西轉運使案實以
聞承禧奏議有劾曹登全章今附注此臣伏聞鄂州新
桑柘量丈尺計所養蠶多其少紐為貫迫甚措置苛酷用
榜人出榜岳州之類令依其式樣為知岳州周岳取仍
民間被害每司一類亦不聞舉劾為手實之法趣功
出鄉答捷徧野酷暴如令連納數條為手實之法趣功
舉劾以至於本野善替伏乞詔本路察訪司并提轉司
實乞不以去官救降並行所控告不為暴吏殘虐
取旨所貴遠方之民有所控告不為暴吏殘虐

癸卯置提舉太醫局所從太常寺主簿單驥請也御
史蔡承禧言戶房檢正官徐禧母黃氏私其壻莫秀才
者禧頃在洪州迎之不至再三懇求遂與莫偕行舟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一

池州建德縣莫湯死議者謂禧與弟祕恥莫亂其母飲之以酒昇置大江未知虛實詔江南東路轉運司案實以聞朱本云體量得無實事刪去

甲辰權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蔡煜廣南西路轉運使司封郎中李平一兩易其任尋有詔增權廣南西路轉運使一員仍以平一為之權增一員乃二十三日事今并書

荆湖南路上供米十萬石試監主簿齋郎補牒州助教賜敕總十五道以察訪蒲宗孟言本路被災傷為甚乞賑濟故也翰林學士陳繹楊縉並兼侍讀

乙巳皇子景國公偁卒年四歲偁未晬能頌經握筆書畫識二十餘字傳母數試之不差廢朝五日不視事又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冀王諡冲孝按偁以七年六月始生八年十二月薨安

得云年四歲實錄必誤當考

丁未上始聞欽州陷廣西經略司奏至也內殿承制謝

季成供備庫副使張述為廣南西路經略司準備將領

詔自京至邕桂以來置急脚遞鋪差內侍一人點檢

係闕人處即差人貼鋪上批交趾攻陷欽州未即退

恐須沿海東窺廣州不可不思審處置其廣西兵屯既

寡弱又已支分捍禦若不且責以城守恐徒沮軍聲滋

長賊勢遂詔廣西路經略司命逐州軍但嚴城守毋輕

出戰詔江南西路亦有災傷軍州穀價踊貴令江淮

發運司同本路轉運司體量有實即許更於上供米支

十萬石付本路廣南西路經略司乞差使臣十數人

準備從軍詔蔡煜於湖南選差又乞運致軍器及并差

峒丁應副軍興及暫移經略司往象州並從之遣內侍
楊稅麥文柄管押安南行營什物器械先取水路前去
遣入內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往廣南西路
體量勾當公事

己酉廣西經略司言交趾陷廉州 改知宣州衛尉少

卿直昭文館石鑑知桂州詔知桂州劉彝聽旨於潭州

七年三月十一日命彝體量沈起八年 詔廣西經略司

相度交賊所向州縣鎮寨城郭不完兵備寡弱度必不

可守處聽官吏據險保守東路經略司依此施行仍令

兩路經略安撫使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如有錢帛糧

草等相度指揮勿以資賊既而上批前降指揮令廣西

州軍不足守捍者並仰官吏糾率民兵保險棄城自便

再詳一路人情已不安若所在官司盡有奔逃之計則

民聽愈惶擾可速追還前詔經略司臨事隨宜指揮毋

得一槩行下 又詔支廣南東路鑄錢監錢十萬緡及

進納齋郎助教等補牒為錢五萬緡應副西路轉運司

中書言欲差官諸路轉運司計置斛斗著作佐郎任

迪計置廣南東路米五七萬石豆十萬石大理寺丞許

選計置廣南西路米五七萬石泗州推官蹇序辰計置

荆湖南路米三萬石祕書丞范响計置福建路米三萬

石並許截畱上供及借諸色錢物支用仍計會廣南西

路運至於合支用州軍輸納其廣東福建湖南常平斛

斗權止支散以備移用兼令及時收糴序辰周商人

王震等言熙河路入中芻糧多是閒官舉人及四方浮

浪之人結羅有經年方輸到或以物折納類皆伍次輕
弱久之不能結絕又言邊上買馬若不用匹帛折色止
支見錢或折算川茶則馬價可減二分詔措置熙河路
財利孫迥根究以聞 又詔廣南西路經略司選募丁
壯三二千守邕賓等州城不足即選土丁從其請也
又詔廣南西路經略司遣使臣分諸州軍選配軍少壯
有膽勇堪披帶者赴桂州每約五百人團成一指揮教
閱以新澄海爲名不及即據數收管日支口食候及半
年教成即依教閱澄海給請受委經略使覺察如作過
凶惡即於法外重斷

庚戌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相度淮南水利劉瑾知廣
州代蘇宋也九年二月十三日發河北第三十五將

謹改虔州宋復故

赴桂州第十九將駐潭州以備廣西經略司勾抽策應

詔廣西官吏與交賊戰沒者經略司訪求其家倍加

存恤願歸嶺北者選人護送之 又詔翰林醫官院選

治嵐瘴藥方五七種下合藥所修製 又詔荆湖南北

路製木弓弩七千以給廣西 詔聞知潞州高賦處事

乖方令河東轉運司體量已而轉運司以狀聞乃差光

祿卿史炤代之明年正月十三日上批准淮南江浙荆

湖路今歲災傷頗甚向春艱食賊盜可虞宜下逐路轉

運提點刑獄鈐轄司體量巡檢縣尉怯懦不職者以名

聞雖職事未見曠缺而資性疲軟不任鬪捕者亦與對

移監當差遣如違原體量監司當重黜不以赦降去官

原免墨本於明年正月庚中書言江淮等路上供米

累詔截留賑救災傷欲委官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依
舊運京東米上供從之仍以殿中丞張士澄都大催遣

輦運公事天聖六年七月熙甯中書言都提舉熙河

路買馬司奏每年額外買官馬委李杞買場估買欲令

本司據所買馬并茶錢并撥與秦鳳等路都轉運司羅

買糧草從之詔太常博士黃中庸編管亳州坐恃酒

罵黃州麻城縣官及毀文書也

辛亥寶文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李承之知延州開四

九日知瀛州並不行十年二月二十八龍圖閣待制

韓縝為樞密都承旨兼判兵部羣牧使命知延州天

章閣待制吏部員外郎趙高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

總管經略招討使兼廣南西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

禦使入內押班李憲副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

刺史燕達為副都總管光祿寺丞溫杲管勾機宜文字

初上批令高交戰事與皮公弼乘驛赴闕中書言恐公

弼出旁郡欲令以職事付轉運或提點刑獄官上批延

州當夏國往來其於應接須量審諳熟邊事緩急或有

生創乃能與奪不致引惹今本路監司除公弼外葉康

直劉定皆新進全未歷事難以倚仗可止依批降指揮

明年正月十六日以公弼病未能赴延州且令高交與

次官速赴闕劉定承與憲閏四月十九日除葉康直

承興運判五月詔聞儂美善歸明因沈起令薛舉遣

人招誘及劉彝後來處置亦自乖方遂致交趾入寇令

知桂州石鑑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周沃同蔡煜究實以

聞二月九日又付招討司王安石上再謨詩關雎義

解詔并前改定諸詩序解付國子監鑲板施行九月十日安石云云詔河東經略司指揮緣邊州軍候北界來增置鋪屋卽對境臨邊亦安置鋪屋招弓箭手

王子上批廣西兩日無奏報可下經略轉運司日具邊事動息以聞
癸丑遼主遣安東軍節度司耶律世通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李仲咨遼國母遣奉國軍節度使蕭達給事中王籍來賀正旦 詔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後實自先朝函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廣南西路安撫使李憲充副使燕達充馬步軍副都總管須

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旣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逐克奔咨爾庶士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眾自歸執俘獻功拔身效順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眾聽毋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王安石之辭也時交趾所破城邑卽爲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於桂管不報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報故我帥兵追捕亡叛者又言桂管點閱峒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故自草此詔安石最不信洪

範災變之說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此據司馬光記聞

按敕榜以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張守節等敗在九年

正月四日而記聞乃云交人露布云張守節等或交人露

遮土眾奮擊應時授首蓋誤也今削去此段或交人露

布不一守節敗後復有之但不應在敕榜先耳王安石

親作敕榜當時因露詔交趾為寇朝廷已議水陸攻討

占城占臘於賊素有血讎委許彥先劉初同募海商三

五人作經略司委曲說諭彼君長豫為計置候王師前

進協力攻討平定之日厚加爵賞劉初廣西安撫都監

替許彥先八年三月三日除廣西都水監言孫賈斗

憲五月二十六日改廣東運副門之西汴河北岸共八處可置虛隄滲水入西賈陂並

淤田司欄水開道一河引水透入減水河下注霧澤陂

為五丈河上源乞差楊玟管勾修置陳祐甫提舉從之

甲寅中書言廣南西路轉運司奏經略司不住發兵往

欽州策應捕殺交賊本司支糧米五千石以奏稟不及

已牒橫州募人負載如無人可募即乞從上三等戶差

夫每夫日給錢已奉旨依奏今看詳當此急難夫力必

須倍邀價直兼三等以上至少恐因此破壞資產欲止

令本路隨遠近番次差保丁充夫日量給錢米為便從

之 又詔自京至廣西轉運司已指揮逐程各準備兵

二萬馬三千一月芻糧可更令自京至邕州逐程各準

備兵十萬其自京至廣州止準備兵二萬逐程一月糧

並限來年正月齊足許借常平錢穀應副以漸撥還

中書言刑房刪立職司資序以上及帶館職人降差遣
者欲令每任取旨從之 判都水監侯叔獻言劉瑾相
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運

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并運軍監軍修築圩埠又昨
疏濬汴河自南京至泗州一槩疏深三尺至五尺惟虹
縣以東有礮石三十餘里疏濬不行乞以安撫司賑濟
米募民開修詔運河委叔獻汴河委都水監遣官相視
及未放水以前檢計工糧以聞 熙河路經略司言知
原州種古奏熟戶蕃部大半貧乏所有地土數少百姓
以於法許典賣多重疊放積冀使充折恐以故生邊患
乞依舊條禁止詔依陝西一路舊敕詳定已而詳定一
司敕令所乞諸典買租賃合種蕃部地土者徒二年內
人材少壯者配本州蕃落餘配裏近州軍近上本城從
之 三班借職陳景言天下州軍都知兵馬使年滿解
發赴闕授班行至大將者大約三年有二百餘人舊日

人多比及解發無不及四十年者近年裁減人數至少
遷轉歲月計須減半今在京百司吏新法皆三十年以
上出官不可使外州軍優於省寺乞都知兵馬使人仕
及三十年方許解發從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摩宗城
首領結布投宗哥誘定羌城熟戶日珠族青斯巴皆往
青斯巴不從潛斬結布首來獻乞優補官職詔補青斯
巴下班殿侍本族巡檢 賜安南行營司公使錢三千
緡 上批河北等路及開封府界在京開修無用不急
溝河及築隄柱占人兵處來年一切權罷以所役廂軍
應副安南征討

乙卯察訪荆湖路常平等事蒲宗孟言鼎澧道路之間
已有殍餓流離之民尚催納秋稅及五分以上並令倚

閣從之

丁巳上批河北諸州軍城壕訪聞甚有乾淺者可契勘
那輟諸河合起人夫早令開治了當又批契勘河北諸
將下馬步軍死額及晝日已有見闕都大人數疾速具
奏

是月復雲安軍雲安監置舒州同安監京兆府華耀陝

州鑄錢監及置河州閣精堡興元府茶場實錄於八年

置辰州會溪城黔安寨此八字合除改秦州床穰寨為

堡廢真定府靈壽縣延州延水縣隴州隴西寨並為鎮

實錄於此月未又書廢絲州寨及招諭縣夷人獻長

甯等十州地隸瀘州清井監此據實錄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一人天下上戶部主戶

一千六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五丁一千五百八十九

萬六千三百四客戶五百萬一千七百五十四丁七百

九十一萬八百六十一斷大辟一千三百九十七人

自熙甯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

其年京師諸司支吏祿錢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

及沈括為三司使當熙甯八年其年支吏祿凡三十七

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舊有吏祿者及天下

吏祿皆不預此數云此據沈括筆談附見年末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七十一

七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format,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wo square red seals in seal script. The right seal reads "上海圖書館藏" (Collection of Shanghai Library) and the left seal reads "館藏書" (Library Collection).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ghosted text, possibly the characters "上海圖書館藏" (Collection of Shanghai Library), is visible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page.

